五禮通考

百五十五之六

1.163
70

越後三浦宗泰君遺贈此書以為其先妣記念維時明治廿九年六月三十日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五十五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編修嘉定錢大昕參校
李太保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嘉禮二十八

昏禮

宋史太宗本紀太平興國七年春正月定昏娶儀制禮志諸王納妃聘禮賜女家白金萬兩敵門（即古納采）用羊二十口酒二十壺綵四十匹定禮羊酒綵各加十若百斤頭領巾段綾絹三十匹黃金釵釧四雙條脫一副真珠琥珀瓔珞真珠翠毛玉釵朵各二副銷金生色衣各一襲金塗銀合二錦繡綾羅三百匹果盤花粉花冪眠羊臥鹿花餅銀勝小色金銀錢等物納財用金器百兩綵千匹錢五十萬錦綺綾羅絹各三百匹銷金繡畫衣十

襲真珠翠毛王釵朵各三副函書一架纏束帛押馬函
馬二十匹羊五十口酒五十壺繫羊酒紅絹百匹花粉
花冪果盤銀勝羅勝等物親迎用塗金銀裝肩輿一行
障坐障各一方團掌扇四引障花十樹生色燭籠十高
髻釵捕并童子八人騎分左右導扇輿其宗室子聘禮
賜女家白金五千兩其敵門定禮納財親迎禮皆減半
遠屬族卑者又減半　品官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成
請期親迎同牢廟見見舅姑配婦盥饋享婦禮　送者並如
諸王以下昏四品以下不用盥饋享婦禮　士庶人昏
禮并問名於納采并請期於納成其無雁奠者三舍生
聽用羊庶人聽以雉及雞鶩代其辭稱吾子親迎質明
掌事者設禰位廳事東間南向壻之父服其服北面再
拜祝曰某子某年若干禮宜有室聘某氏第幾女以某

日親迎敢告子將行父坐廳事南向子服其服三舍生及品官子孫假九品服餘並皂衫衣折上巾立父位西少南東向贊者注酒於醆授子子再拜跪受贊者又以饌設位前子舉酒興即坐飲食訖降再拜進立父位前命之曰鞏爾內治往求爾匹子再拜曰敢不奉命又再拜降出初昏掌事者設酒饌室中置二醆於槃壻服其服如前服至女家贊者引就次掌事者設禰位主人受禮如請期之儀女盛服立房中父升階立房外之東西向非南向者各隨其所向父立於門外之左餘倣此贊者注酒於醆授女女再拜受醆贊者又以饌設於位前女即坐飲食訖降再拜父降立於東階下賓出次賓謂壻主人迎於門揖賓入賓報揖從入主人升東階西面賓升西階進當房戶前北面掌事者陳雁於階賓曰某受命於父以茲嘉禮躬聽成命主人曰某固願從命賓再拜降出主人不

降送初女出父戒之曰往之女家無忘肅恭母戒之曰夙夜以思無有違命諸母申之曰無違爾父母之訓女出壻先還俟於門外婦至贊者引就北面立壻南面揖以入至於室掌事者設對位室中壻婦皆即坐贊者注酒於醆授壻及婦壻及婦受醆飲訖設饌再飲三飲並如上儀壻及婦皆興再拜贊者徹酒饌見祖禰見舅姑禮婦享送者如儀

蕙田案宋品官以下昏禮不如開元禮遠矣

太宗本紀至道元年八月禁以財冒士族娶宗室女者戎人昏娶

仁宗本紀天聖八年三月禁以財冒士族娶宗室女者至和元年十月詔士庶家毋得以常傭僱之人爲姻違者離之

文獻通考公主出降嘉祐二年禮官言禮閣新儀公主出降前一日行五禮古者結昏始用行人告以夫家采擇之意謂之納采問女之名歸卜夫廟吉以告女家謂之問名納吉今選尚一出朝廷不待納采又公主封爵已行誕告不得問名而卜之若納成則既有進財請期則有司擇日宜稍依五禮之名存其物數俾知古者昏姻之事重而夫婦之嚴如此亦不忘古禮之義也時兗國公主下嫁李瑋詔俟出降日令夫家主昏者具合用雁帛玉馬等物陳於內東門外以授內謁者進入內中付掌事者受之其馬不入

宋史禮志凡宗室昏姻治平中宗正司言宗室女舅姑夫族未立儀制皆當創法詔壻家有二世食祿即許娶宗室女未仕者與判司簿尉已仕者隨資序推恩即壻

別祖女別房舊爲昏姻而於今尊卑不順者皆許壻之三代鄉貫生月人材書劄止令昏主問驗以告宗正寺大宗正司寺詳視如條保明所進財皆賜壻家令止於本宮納財媒妁使令之人非理求匄許告宗室女事舅姑及見夫之族親皆如臣庶之家其後又令宗室女嫁者祖父有二代任殿直若州縣官以上即許爲昏姻英宗本紀治平四年一日語神宗曰國家舊制士大夫之子有尚帝女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朕嘗思此竊寐不平豈可以富貴之故屈人倫長幼之序也可詔有司革之

神宗本紀治平四年即位二月詔公主下嫁者行見舅姑禮

禮志熙寧十年詔應祖免以上親不得與雜類之家昏嫁謂舅嘗爲僕姑嘗爲娼者若父母係化外及見居沿邊兩屬之人其子孫亦不許爲昏緦麻以上親不得與諸司胥吏出職納粟得官及進納伎術工商雜類惡逆之家子孫通昏後又禁刑徒人子孫爲昏應昏嫁者委主昏宗室擇三代有任州縣官或殿直以上者列姓名家世州里歲數奏上宗正司驗實召保付內侍省宣繫聽期而行嫁女則令其壻召保其門妄成昏者以違制論主昏宗室與媒保同坐不以赦降自首者減罪告者有賞非祖免親者依庶姓法宗室離昏委宗正司審察若於律有可出之實或不相安方聽若無故捐拾者劾奏如許聽離追完賜予物給還嫁資再娶者不給賜非祖免以上親與夫聽離再嫁者委宗正司審核其恩澤已追奪而乞與後夫者降一等尋詔宗室女毋得與嘗

娶人結昏再適者不用此法

哲宗本紀元祐三年九月禁宗室聯姻內臣家

文獻通考元祐五年八月太皇太后詔以皇帝納后有期令太常禮官檢詳古今六經沿革參考通禮典故具其節文著爲成式者先是太皇太后諭宰臣呂大防等曰皇帝將納后天聖景祐故事止降進冊未嘗御殿禮甚簡略大防等請退而討論遂降是詔又詔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兩省給舍與禮部太常寺官同詳議

宋史哲宗本紀元祐六年八月三省進納后六禮儀制

文獻通考三省樞密院言納后六禮命使納采問名納吉納成告期差執政官攝太尉充使侍從官或判宗正官攝宗正卿充副使以舊尚書省權爲皇后行第納采問名同日次日納吉納成告期納成加穀珪請期依開寶禮改爲告期納采前擇日告天地發冊命使差宰臣攝太尉執政官攝司徒前一日告宗廟奉迎命使依開寶禮改親迎爲命使奉迎皇帝臨軒與冊禮使副同遣先遣冊禮使次遣奉迎使令文武百官詣行第班迎日皇后服褕衣乘重翟車鹵簿依禮令由宣德門東偏門入文臣大卿監武臣正任刺史以上宣德門外班迎詔從之時給事中范祖禹言臨軒發冊命使奉迎及皇后入內皇帝乃服通天冠絳紗袍於禮未隆請並服衮冕以重大昏之禮翰林學士范百祿言昏禮下達匪媒不克令采擇先定有命既集而形於麻制以后氏族姓宣告外庭方且遣使齎制行納采問名之禮則禮文顛倒失先後之序請以降詔之日行納采問名之禮宣制之日行納吉納成告期之禮皆不從既而禮部太常寺

言五禮命使據開元納采問名合用一使其納吉納成
告期各別日遣使今未委三禮共遣一使或各遣使文
武百官詣行第班迎文武大卿監武臣正任刺史以上
宣德門外班迎緣至日行第門外已設皇后車乘儀仗
逼隘不容百官車馬其文武百官欲並於宣德門外立
班奉迎案士昏禮用雁所以為贄也又案曲禮凡贄天
子嶭鄭康成謂天子無客禮以嶭為贄者惟用告神今
已據周禮用穀圭聘后欲更不用雁文德殿發制欲依
發冊例立仗或止用月朔視朝仗百官朝服詔納吉納
成告期令各遣使文德殿發制依發冊例立仗餘並從
之

清波雜志元祐大昏呂正獻公當國執議不用樂宣仁云尋常人家娶個新婦尚點幾個樂人如何官家卻不得用欽聖云更休與他濛宰執理會但自安排著遂令教坊鈞容伏宣德門裏皇后乘翟車甫入兩部闡門衆樂具舉久之伶官輩出賞物語人曰不可似得這個科第相公卻不教用實錄具書納后典禮但言昏禮不賀不及用樂一節王彥霖繫年録載六禮特詳亦不書此

宋史哲宗本紀元祐七年夏四月巳未立皇后孟氏甲子命呂大防為皇后六禮使五月戊戌御文德殿冊皇后

老學菴筆記元祐七年哲廟納后用五月十六日法駕出宣德門行親迎之禮初道家以五月十六日為天地合日夫婦當異寢違犯者必天死故世以為忌當時太史選定乃謂人主與后猶天地也故特用此日將降詔矣皇太妃持以為不可上亦疑之宣仁獨以為此語俗忌耳非典禮所載遂用之其後詔獄既興宣后復謂若廢后可爾此禍上意亦不可回矣

徽宗本紀徽宗崇寧二年九月辛巳詔宗室不得與元祐姦黨子孫為昏姻

政和三年四月庚戌班五禮新儀閏月改公主為帝姬

禮志政和三年四月議禮局上皇子納夫人儀采擇使者曰奉制某王之儷屬子懿淑謹之重之使某行采擇之禮儐者入告主人曰臣某之子顓愚不足以備采擇

恭承制命臣某不敢辭問名使者曰某王之儷采擇既諧將加官占奉制問名儐者入告主人曰制以臣某之子可以奉侍某王臣某不敢辭告吉使者曰官占既吉奉制以告儐者入告主人曰臣某之子愚弗克堪占既之吉臣與有幸臣某謹奉典制告成使者曰官占云吉嘉偶既定制使某以儀物告成儐者入告主人曰奉制賜臣以重禮臣某謹奉典制告期使者曰涓辰之良某月某日吉制使某告期儐者入告主人曰臣某謹奉典制前期太史局擇日奏告景靈宮賜告前一日主人設使者次如常儀使者以內侍為之又設告箱之次於中門外北向隨闕所向設香案於寢庭其日大昕使者公服至主人出迎於大門外北面再拜使者不答拜謁者引使者入門而左主人入門而右舉告箱者同入主人立香案左使者在右舉告箱者以告置於香案女相者引夫人出面闕立使者稱有制女相者贊再拜使者曰賜某國夫人告又贊再拜退使者出皇帝醮戒於所御之殿皇子乘象輅親迎同牢夫人朝見盥饋皇帝皇后享夫人如儀其諸王以下納采賓曰某官以伉儷之重施於某王（某官謂主人某王謂婿）某王率循舊典以某將事敢請納采（某王謂婿父其謂賓）儐者入告主人曰某之子弗嫻於姆訓維是服修棗栗之饋未知所以告虔也某聽命於廟敢不拜嘉問名賓曰合二姓之好必稽諸龜筮敢請問名儐者入告主人曰某王恭謹重正昏禮將以加諸卜某敢不以告納吉賓曰某王承嘉命稽諸卜筮龜筮協從使某以告儐者入告主人曰某王不忘寒素欲施德於某未教之女而卜以吉告某昌敢辭納成賓曰某官以伉儷之

重施於某王某王率循彝典有不腆之幣以某將事敢請納成儐者入告主人曰某王順彝典申之以備物某敢不重拜嘉請期賓曰某王謹重嘉禮將卜諸近日使某請期儐者入告主人再辭儐者出告賓曰某既不獲受命於某官某王得吉卜曰某日敢不以告儐者入告主人曰謹奉命以從親迎前一日主人設賓次如常儀其日大昕壻之父服其服告於禰廟子將行父醮之於廳事贊者設父位中間南向設子位於父位之西近南東向父即坐子公服升自西階進立位前贊者注酒於酹西向授子子再拜跪受贊者又設饌父位前子舉酒興即坐飲食訖降再拜進立於父位前命之曰躬迎嘉偶鬯爾內治子再拜曰敢不奉命又再拜降出詣女家主人服其服告於禰廟如請期之儀賓將至主人設神位於寢戶外之西設醴女位於戶內南向具酒饌賓至贊者引就次女盛服於房中就位南向立姆位於右從者陪其後父公服升自東階立於寢戶外之東西向內贊者設酒饌女就位坐飲食訖降再拜內贊者徹酒饌主人降立東階東南西面贊者引賓出次立於門西東面儐者進受命出請事賓曰某受命於父以茲嘉禮躬聽成命儐者入告主人曰某固願從命儐者出告訖入引主人迎賓大門外之東西面揖賓賓報揖主人入門而右賓入門而左執雁者從入陳雁於庭三分庭一在南北向主人升立於東階上西南賓升西階進當寢戶前北面再拜降出主人不降送賓初入門母出立於戶外之西南面賓拜訖姆引女出於母左父命之曰往之汝家以順爲正無忘肅恭母戒之曰必恭必戒無違

舅姑之命庶母申之曰爾誠聽於訓言毋作父母羞女出門壻先還第其同牢廟見見舅姑諸禮皆如儀

文獻通考四朝國史傳國朝帝女封公主沿襲漢唐或以美名或以國姊妹曰長公主諸姑曰大長公主至祖姑則或加兩國政和三年蔡京爲相建議以爲不典始改爲帝姬以二字易國名四字易兩國名自祖宗以降數十女皆追加封冊至中興時始復初故今所書但仍舊式唯徽宗諸主乃從一時之制云

帝姬降嫁儀納采問名納吉請期壻家具禮物納成修表如儀前期太史局擇日差官奏告景靈東西宮親迎前一日所司於東門外量地之宜西向設壻次其日大昕壻之父服其服告於禰廟曰天子降女於某以某日親迎敢告再拜子將行父醮子於廳事贊者設父位於中間南向設子位於父之西近東南向父即座子公服升自西階進立於位前贊者注酒於醆西向授子子再拜跪受贊者又奉饌設於位前子舉酒興即座飲食訖降再拜贊禮者引立於父位前父命之曰往迎肅雍以昭惠宗祏子再拜曰祇肅嚴命又再拜降出乘馬至東華門內下馬禮直官引就次有司陳帝姬鹵簿儀仗於內東門外俟帝姬將升厭翟車禮直官引壻出次立於內東門外躬身西向掌事者以雁陳於前內謁者奉雁以進俟帝姬升車訖壻再拜先還第同牢其日初昏掌事者設巾洗各二一於東階東南一於室之北水在洗東尊於室中實四爵兩巵於篚壻至本第下馬以俟帝姬至降車贊者引壻揖帝姬以入及寢門又揖壻導帝姬升降入室盥洗掌事者布對位壻揖帝姬皆即座受

酬三飲壻及帝姬俱興再拜訖贊者徹酒見舅姑舅姑興帝姬著花釵服褕翟以俟見贊者詄舅姑位於堂上東西相向舅位於東姑位於西舅姑服其服俱就位後立女相者引帝姬升自西階詣舅位前再拜訖贊者以棗栗授帝姬帝姬奉棗栗置於舅位前舅即座贊者進徹以東帝姬退復位又再拜女相者又引帝姬詣姑位前再拜訖贊者以棗栗授帝姬帝姬奉棗栗置於姑位前姑即座贊者進徹以東帝姬退復位又再拜次醴婦盥饋享婦如儀

政和五年五月嘉德帝姬下嫁曹寅詔用新儀行盥饋之禮皇后宮闈送至第外命婦免從

宋史徽宗本紀政和六年六月癸未皇太子納妃

文獻通考重和元年十一月蔡京請免茂德帝姬下降見舅姑行盥饋之禮詔不允又詔神考治平間親灑宸翰以王姬下降躬行舅姑禮革去歷代沿習之弊以成婦道

宋史寧宗本紀嘉定六年二月詔宗室毋與胥吏通昏著為令

司馬氏書儀男子年十六至三十女子十四至二十古禮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案家語孔子十九娶於宋亓官氏一歲而生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然則古人之娶未必皆三十也禮蓋言其極至者謂男不過三十女不過二十耳過此則為失時矣今令文凡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並聽昏嫁蓋以世俗早昏之弊不可猝革又或孤弱無人可依故順人情立此制使不屬于刑耳若欲參古今之道酌禮令之中順天地之理合人情之宜則若此之說當矣身及主昏者無期以上喪皆可成昏士昏禮請期之辭惟是三族之不虞三族謂父已子之昆弟是期服皆不可以昏也雜記曰大功之末可以嫁子然則大功未葬亦不可以主昏也今依律文以從簡易必先使媒氏往來通言俟女氏許之然後遣使者納采使者擇家之子弟為之凡議昏姻當先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貴壻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苟為不肖今雖富盛安知異時不貧賤乎孔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彼行能必有過人者故邦有道不廢也寡言而慎事故邦無道免於

刑戮也擇壻之道莫善於是矣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之世異日為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又世俗好於襁褓童幼之時輕許為昏亦有指腹為昏者及其既長或不肖無賴或身有惡疾或家貧凍餒或喪服相仍或從宦遠方遂至棄信負約速獄至訟者多矣是以先祖太尉嘗曰吾之男女必俟既長然後議昏昏既通書不數月必成昏故終身無此海乃子孫所當法也

納采 納其采擇之禮

此以香酒脯醢 無脯醢者止用食一二味可也 先告於影堂主人壯向立焚香酹酒俛伏興立祝懷辭 祝以家之子弟為之後准此辭為嵩祝文於紙 由主人之左進東向搢笏出辭跪讀之曰某 壻名 之子某 壻名 敢告祝興主人再拜出撤闔影堂門乃命使者如女氏 士昏禮無先告廟之文而六禮皆行之於禰廟春秋傳鄭忽先配而後祖陳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楚公子圍娶於鄭曰閨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後成昏禮鄭忽楚公子圍皆先告於祖禰也夫昏姻家之大事其義不可不告 女家主人亦告於祖禰曰某之女某將嫁於某氏如壻父之儀其日日出 昏禮自請期以上皆用昕日出時也 使者盛服執生鴈左首飾以繢 用雁為贄者取其順陰陽往來之義若無生雁則刻木為之飾以繢謂以生色繒交絡縛之 止於女氏之門外門者入告女家主人盛服出迎揖讓入

門揖讓升堂主人立阼階上西向賓立西階上稍北東向 士昏禮賓升西階當阿東面注云阿棟也入堂深示親親今之室堂必不合禮故稍北而已 賓曰吾子有惠貺室某 壻父名 也某 壻名 有先人之禮使某 使者名 請納采主人對曰某女父名 之子 妹姪孫惟其所當 蠢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 儀禮先使賓往來傳命別有致命之辭今從簡 壯面再拜 此敬壻父之命非拜賓也 賓避席立不答拜 奉使不敢與尊長抗禮 主人賓皆進就兩楹間北立南向賓授鴈主人受之以授執事者乃交授書 書者別書納采問名之辭於紙後繫年月日昏壻家書藏女家女家書藏壻家以代今之世俗行書 納於懷退各以授執事者賓降出門東向立 問名主人降階立俟於門內之東西向使儐者出請事 儐者主人擇子弟為之 賓曰請問名儐者入告主人出延賓入揖讓升堂復前位賓曰某 使者名 既受命將加諸卜敢問女為誰氏對曰吾子有命且以

人立於門內如初儐者出延賓曰請醴從者對曰某既得將事矣敢辭主人曰敢固以請賓曰某辭不得命敢不從遂入與主人揖讓拜起（使者當拜主人於此方叙私禮）飲酒三行或設食而退如常儀　納吉（歸卜得吉兆復使使者往告昏姻之事於是定計納采之前已卜矣於此告女家以成六禮也）用鴈賓曰吾子有貺命某（壻父名）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使者名）也敢告主人對曰某（女父名）之子不教惟恐弗堪子有吉我與在某（女父名）不敢辭（餘如納采禮）　納幣（士昏禮納徵元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用雜色繒五匹為束（纁既染為元纁則不堪他用且恐貧家不能辦故但雜色繒五匹卷其兩端合為一束而已）兩鹿皮使者執束帛執事者二人執皮反之令文在內左手執前兩足右手執後兩足隨賓入門及庭三分之一而止北面西上賓與主人揖讓升堂賓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使者名）也請納幣主人對曰吾子順先典貺某（女父名）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於賓之致命也執皮者釋外足復之令文在外於主人之受幣也主人之執事者二人自東來出於執皮者之後受皮於執皮者之左逆從東出餘如納吉禮　請期（夫家卜得吉日使使者往告之）用鴈賓曰吾子有賜命某（壻父名）既申受命矣使某（使者名）也請吉日主人曰某既前受命矣惟命是聽賓曰某（壻父名）命某（使者名）聽命於吾子主人曰某固惟命是聽賓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主人曰某敢不謹須餘如納幣禮　親迎前期一日女氏使人張陳其壻之室（俗謂之鋪房古雖无之然今世俗類皆有之）

類胥家當具之氈褥帳幔衾絇之類女家當具之所張陳者但氈褥帳幔帷幕之類應用之物其衣服簟席等不用者皆鎖之篋笥世俗盡陳之欲矜誇富多此乃婢妾小人之態不足為也文中子曰昏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夫昏姻者所以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也今世俗之貪鄙者將娶婦先問資裝之厚薄將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少至於立契約云某物若干某物若干以求售其女者亦有既嫁而復欺紿負約者是乃駔儈鬻奴賣妾之法豈得謂之士大夫昏姻哉其勞姑既被欺紿則殘虐其婦以攄其忿由是愛其女者務厚資裝以悅其舅姑殊不知彼貪鄙之人不可盈厭資裝雖竭則安用汝力哉於是質其女以責貨於女氏貨有盡而責無窮故昏姻之家往往終為仇讎矣是以世俗生男則喜生女則戚至有不舉其女者因此故也然則議昏姻有及於財者皆勿與為昏姻可也

絢音陶駔祖朗切儔工外切及期壻具盛饌古者用牢而食必殺牲開元禮一品以下用少牢六品以下用特牲恐非貧家所便故止具盛饌而已設盥盆二於阼階東南皆有二盥盆中央有勺設椅卓各二於室中東西相向各置杯七箸蔬果於卓子上罩之士昏禮媵布席於奧夫入於室即席婦尊西南面既設饌御布對席今有堂室與阼今則不然子舍隘狹或室堂之制異於古故但東西向而已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故各令假設南向之室而言之左為東右為西前為南後為北酒壺在東席之後壉下置合巹一注於其南卓子上卷以瓠剖而為二音謹又設酒壺於室外亦一注有盃此所以飲從者也室外隘則於側近外壺置之其盃數為時量人之多少也又設酒枝勝一兩枚可也主人亦盛服坐於堂之東序西向設壻席於其西北南向壻升自西階立於席西南向贊者兩家各擇親戚婦人習於禮者為之凡壻及婦行禮皆贊者相導之取盃斟酒執之詣壻席前北向立壻再拜升席南向受盃跪祭酒興就席末坐啐酒興降西授贊者盃又再拜此所謂醮也進詣父座前東向跪父命之曰往迎

爾相承我宗事勉率以謹若則有常祖父在則祖父命之子曰諾惟恐弗堪不敢忘命俛伏興再拜出乘馬至於女氏之門外下馬俟於次女家必先設壻次于外女家亦設酒壺杯注於堂上於壻之將至女盛飾姆相其禮姆音茂以乳母或老女僕為之奉女立於室戶外南向姆在其右從者在後父坐於東序西向母坐於西序東向祖父母在則祖父母醮而命之設婦席於母之東北南向贊者醮以酒如壻父醮子之儀姆導女出於母左父少進命之曰戒之謹之夙夜無違爾舅姑之命母送女至於西階上為之整冠斂帔命之曰夙夜無違爾閨門之禮諸母姑嫂姊送於中門之內為之整裙衫申以父母之命曰謹聽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父既醮女即先出迎壻於門外揖讓以入壻執鴈以從至於廳事主人升自作階立西向壻升自西階北向跪置鴈於地主人侍者受之

壻俛伏興再拜主人不答拜姆奉女出於中門壻揖之降自西階以出婦從後主人不降送壻至婦車後之右舉簾以俟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士昏禮壻御婦車授綏姆辭不受注壻御者親而下之綏所以引升車者之禮必授人綏今車無綏故舉簾以待之壻乃自車右由車前過立於左轅側姆奉婦登車下簾壻右執策左撫轅行驅車輪三周止車以俟今婦人幸有檀車可乘而世俗重檐子輕檀車惜使親即嘔吐者如此則自乘檐子其御輪暫乘檀車庸何傷哉然人亦有性不能乘車乘之三周之理更無所施姆亦無所用矣壻乘馬在前婦車在後亦以二燭前導男率女女從男夫婦剛柔之義自此始也壻先至廳事婦下車揖之遂導以入婦從之執事先設香酒脯醢於影堂之上舅在東姑在西相向贊者導壻與婦服立於影堂之下北向東上無階則立於影堂前主人進北向立焚香跪酹酒俛伏興立祝懷辭由主人之左進東面搢笏出辭跪讀之曰某壻名以令月吉日迎婦某姓昏事見祖禰祝懷辭出笏興主人再拜退復位壻與婦拜如常儀出撤闔影堂門古無此禮今謂之拜先靈亦不可廢也贊者導壻揖婦而先婦從之適其室壻立於南盥之西婦立於北盥之西皆東向婦從者沃壻盥於北從者各以其家之女僕爲之前准此悅巾畢揖而行升自西階士昏禮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勝御沃盥交注勝送也謂女從者也御音訝御迎也謂壻從者也勝沃壻盥於南洗御沃婦盥於北洗夫婦始接情有廉恥勝御交導其志案洗在阼階東南既升階不云降階何由復至洗所故今先盥而升階婦從者布席於闥向東方壻從者布席於西方壻婦踰閾壻立於東席婦立於西席婦拜壻答拜古者婦人與丈夫爲禮則俠拜鄉里舊俗男女相拜女子先一拜男子拜女一拜女子又一拜蓋由男子以再拜爲禮女子以四拜爲禮故也古无壻婦交拜之儀今世俗始相見交拜拜致恭亦事理之宜不可廢也俠音夾揖婦就坐壻東婦西古者同牢之禮壻在西東面婦在東西面蓋古人尚右故壻在西尊之也今人既尚左且須從俗壻從者徹幕置饌壻婦皆先祭後食畢壻從者啓壺入酒於注斟酒壻揖婦祭酒舉飲置酒舉殽殽者乃今之下酒也又斟酒舉飲不祭無殽又取巹分置壻婦之前斟酒舉飲

不祭無殺壻出就他室姆與婦留室中乃徹饌置室外設席壻從者受之餘婦從者餕婦之餘壻從者餕之餘婦從者受之燭出古詩云結髮為夫婦言自稱齒始結髮以來即為夫婦猶李廣云廣結髮與匈奴戰也今世俗有結髮之儀此尤可笑於壻婦之適其室也主人脫服壻從者受之燭出入室脫以酒饌禮男賓於外廳主婦以酒饌禮女賓於中堂如常儀古禮明日舅姑乃享送者今從俗不用樂曾子問曰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今俗昏禮用樂殊為非禮婦見舅姑婦明日夙興盛服飾俟見舅姑執事者設盥盆於堂阼階下帨架在北兄弟姊妹立於盆東如冠禮男女異列男在西女在南皆北上平明舅姑坐於堂上東西相向各置卓子於前贊者見婦於舅姑婦北向拜舅於堂下古者拜於堂上今恭也可從衆執笲古笲制度漢世已不能知今但取小箱以帛衣之皂表緋裏以代笲可也實以棗栗升自西階進至舅前北向奠於卓子上舅撫之侍者徹去婦降又拜舅畢乃拜姑別受笲實以腶脩腶脩今之暴脯是也升進至姑前北向奠於卓子上姑舉之以授侍者婦降又拜執事者設席於姑之北南向設酒壺及注盃卓子於堂上婦升立於席西南面贊者醴婦如父母醮女之儀婦降西階就兄弟姊妹之前其長屬應受拜者少進立婦乃拜之無贊拜畢長屬退長屬雖多共為一列受拜以從簡易幼屬應相拜者今世俗小郎小姑皆相拜少進相拜畢退休於其室至食時行盥饋之禮婦家具盛饌酒壺士昏禮婦盥饋特豚合升側載注側載者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今恐貧者不便殺特故但具盛饌而已婦從者設蔬果卓子於堂上舅姑之前設盥盆於阼階下執饌自西階升凡子婦升降皆應自西階惟家婦受享畢降自阼階薦於舅姑侍立於姑之後饌有繼至者侍者傳至於西階不盡一級婦往受之薦於舅姑侍者徹餘饌置於旁側別室舅姑侍者各置一卓子上食畢婦降拜舅升洗盃斟酒置

舅卓子上降俟舅舉酒飲畢又拜遂獻姑姑受而飲之
餘如獻舅之儀婦升徹飯侍者徹其餘皆置別室婦就
餕姑之饌畢婦從者餕舅之餘婿從者餕舅姑
共饗婦於堂上設席如朝來禮婦之位婦升立於席西
南向贊者取盃斟酒授婦皆如朝來禮婦之儀舅姑先
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 此謂冢婦也餘婦則舅姑不降婦降自西階古者庶婦不饋然饋主供養雖庶婦不可闕也若舅姑止一人則舅坐於東序姑坐於西序庶婦於姑坐之北 婿見婦之父
母明日婿往見婦之父母皆有幣婦父迎送揖讓皆如
客禮拜即跪而扶之入見婦母婦母闔門左扉立於門
內婿拜於門外次見妻黨諸親拜起皆如俗儀而無幣
見諸婦女如婦母之禮婦家設酒饌婿如常儀 親迎之夕不當見婦母及諸親亦不當行私禮設酒饌以婦未見舅姑故也
朱子家禮昏禮議昏男子年十六至三十女子年十四

至二十身及主昏者無期以上喪乃可成昏 大功未葬亦不可主昏凡主昏如冠禮主人之法但宗子自昏則以族人之長為主 必先使媒氏往來通言俟女氏許之
然後納采 納采 納其采擇之禮即今世俗所謂言定也 主人具書 主人即主昏者書用綾紙如世俗之禮如族人之子則其父具書告於宗子 夙興奉以告祠堂 如告冠儀其祝版前同但云某之子某若某之某親之子某年已長成未有冗僭已議娶某官某郡姓名之女今日納采不勝感愴謹以後同若宗子自昏則自告 乃使子弟為使者如女氏
女氏主人出見使者 使者盛服如女氏女氏亦宗子為主主人盛服出見使者非宗子之女則其父位於主人之右尊則少進卑則少退啜茶畢使者起致辭曰某子有惠貺室某也某之某親某官有先人之禮使某請納采從者以書進使者以書授主人主人對曰某之子若妹姪孫憃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壯向再拜使者避不答拜使者請退俟命出就次若許嫁者於主人為姑姊則不云憃愚又弗能教餘辭並同 遂奉
書以告於祠堂 如壻家之儀祝版前同但云某之第幾女若某親某之第幾女若某官某郡姓名之子若某親某今日納采不勝感愴謹以後同 出以復書授使者 遂禮之 主人出延使者升堂授以復書使者受之請退主人請禮
賓乃以酒饌禮使者使者至是始與主人交拜揖如常日賓客之禮其從者亦禮之別室皆酬以幣 古禮有問名納吉今不能盡用止用納采納幣以從簡便幣用色繒貧富隨宜少不過兩多不
復以告祠堂 不用祝 納幣 古以羔雁今以羊酒果實之屬亦可 具書遣使如女氏女氏受書復書禮賓使

者復命並同納采之儀禮如納采但不告廟使者致辭改采為幣從者以書幣進使者以書授主人主人對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乃受書執事者受幣主人再拜使者避之復進請命主人授以復書餘並同親迎近則迎於其館前期一日女氏使人張陳其壻之家設位於室中陳者但氈褥帳幔帷幕應用之物其衣服鎖之箧笥不必陳也厥明壻家家遠則迎於酒壺在東位之後又以卓子置合巹一於其南又南北設二盥盆勺於室東隅又設酒盞壺注於室外或別室以飲從者巹音謹以小匏一判而兩之也女家設次於外初昏壻盛服世俗新壻帶花縢擁蔽其面殊失丈夫之容體勿用可也主人告於祠堂如納采儀祝版前同但云某之子某若某親之子某將以今日親迎於某官某郡某氏不勝感愴謹以後同若宗子自昏則自告遂醮其子而命之迎先以卓子設酒注盤盞於堂上主人盛服坐於堂之東序西向設壻席於其西北南向壻升自西階立於席西南向贊者取盞斛酒執之詣壻席前壻再拜升席南向跪受盞跪祭酒興就席末跪啐酒興降席西授贊者盞又再拜進詣父坐前東向跪有常壻曰諾唯恐不堪不敢忘命俛伏興出非宗子之子則宗子告於祠堂而其父醮於私室如儀但改宗事為家事若宗子已孤而自昏則不用此禮壻出乘馬以二燭前導至女家俟於次壻下馬於大門外入俟於次女家主人告於祠堂如納采儀祝版前同但云某之第幾女若某親某之第幾女將以今日歸于某官某郡姓名不勝感愴謹以後同遂醮其女而命之女盛飾姆相之立於室外南向父坐東序西向母坐西序東向設女席於母之東北南向贊者醮以酒如壻禮姆導女出於母左父起命之曰敬之戒之夙夜無違爾舅姑之禮詣母送至西階上為之整冠斂帔命之曰勉之戒之夙夜無違爾閨門之禮詣母姑嫂姊送至於中門之內為之整褚衫申以父母之命曰謹思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非宗子之女則宗子告於祠堂而其父醮於私室如儀主人出迎壻入脩揖讓以入壻執雁以從至於廳事主人升自作階立而向壻升自西階北向跪置雁於地主人侍者受之壻俛伏興再拜主人不答拜若族人之女則其父從主人出迎立於其右尊則少進卑則少退凡贊冒生雁左首以生色繒交絡之無則刻木為之取其順陰陽往來之義程子曰取其不再偶也姆奉女出登車姆奉女出中門壻揖之降自西階主人不降壻遂出女從之壻乘轎簾以俟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為禮也女乃登車壻乘馬先婦車婦車亦以二燭前導至其家導婦以入壻下車揖之導以入壻婦交拜婦從者布壻席於東方壻盥於南婦從者沃之進帨婦揖婦就席婦拜壻答拜就坐飲食畢壻出壻揖婦就坐壻東婦西從者斟酒設饌壻婦祭酒舉餕又斟酒壻祭無餕壻出就他室姆與婦留室外設席壻從者餕婦之餘婦從者又取奠分置壻婦之前斟酒壻揖婦舉飲不服壻從者受之主人禮賓男賓於外廳女賓於中堂古禮明日亨從者今從俗復入脫衣燭出壻脫服婦從者受之婦見舅姑明日夙興盛服俟見舅姑坐於堂上東西相向各置卓子其階下北面拜舅升奠置幣於卓面拜姑升奠贄幣姑與以授侍者行此禮於舅姑之私室與宗子不同居則如上儀舅姑禮之如父母醮女之儀婦見於諸尊長婦既

受禮降自西階同居有尊於舅姑者則舅姑以婦見於其室如見舅姑之禮還拜諸尊長於兩序如冠禮無贊小郎小姑皆相拜非宗子之子而與宗子同居則既受禮詣其堂上拜之如舅姑禮而還見於兩序其宗子及尊長不同居則廟見而後往 若冢婦則饋於舅姑 是日食時婦家具盛饌酒壺婦從者設蔬果卓子於堂上舅姑之前設盥盆於阼階東南悅架在東舅姑就坐婦盥升自西階洗盞斟酒置舅卓子上降俟舅飲畢又拜遂獻姑進酒姑受飲畢婦降拜遂薦饌升薦于舅徹飯分置別室婦就餕姑之餘婦從者餕舅之餘非宗子之子則於私室如儀 舅姑亨之 如禮婦之儀禮畢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 廟見三日主人以婦見於祠堂 古者三月而廟見今以其太遠改用三日如子冠而見之儀但告辭曰子某之婦某氏敢見餘並同 壻見婦之父母 婦父迎送揖讓如賓禮拜即跪而扶之入見婦母婦母闔門左扉立於門內壻拜於門外皆有相見如上儀 婦家禮明日壻往見婦之父母次見婦黨諸親 不用幣婦女及諸親幣婦父非宗子即先見宗子夫婦不用幣如上儀然後見婦之父母 壻如常儀 親迎之夕不當見婦母及諸親友設酒饌以婦未見舅姑故也

程子曰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此說非是昏禮豈是幽陰但古人重此大禮嚴肅其事不用樂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此說却是婦賢明而見舅姑成婦也三日而後宴樂禮畢也宴不以夜禮也

朱子曰人著書只是自入些己意便做病司馬與伊川定昏禮都依儀禮只略改一處便不是古人意司馬云親迎奠雁見主昏者即出伊川却教拜了又入堂拜大男小女伊川非是伊川云婦至次日見舅姑三月廟見司馬却說婦入門即拜影堂司馬非是蓋親迎不見妻父母者婦未見舅姑也入門不見舅姑者未成婦也今親迎用温公入門以後用伊川三月廟見改爲三日云

又曰昏禮用命服乃是古禮如士乘墨車而執鴈者大夫之禮也冠帶只是燕服非所以重正昏禮不若從古之爲正

楊氏復曰昏禮有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六禮家禮略去問名納吉止用納采納幣以從簡便但

親迎以前更有請期一節有不可得而略者

黃氏瑞節曰補注謂之昏者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因名焉今世不知昏之為義往往拘忌陰陽家書選擇時辰雖昕旦晝夜亦皆成禮殊為紕繆士昏禮記曰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疏曰用昕使者謂男氏使向女家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五者皆用昕即詩所謂旭日始旦也昏親迎時也毛氏奇齡曰昏禮問名必先問年月日名是也蓋年較名為尤重男女伉儷須先計年時以辨長幼其但稱問名而不及年月日者舉一以該二也且問名者謂生時三月所命之名男女皆有之曲禮曰不相知名儀禮敖問女為誰氏注謂問女母所出之姓則不然禮稱問名未嘗稱問姓即曰以姓為名則女名父姓如曰某姬某姜未聞以母姓稱名者又解曰氏者字也女幼命之名及長而易之以字與男子同所云誰氏者言何字也則又不然據公羊傳女子許嫁稱字則問名時未許嫁也則問名非問氏且非問字鄭康成謂問名有二一是三月所命之名一是長時所命名如伯姬叔姬類則仍兼字矣雁本贄物非禮物雁者大夫所執之贄昏禮攝盛故士禮用雁得借大夫禮亦謂之下達今人認為納昏禮物以為昏禮必用雁或云取不再偶之義或云取順陰陽往來之義可笑甚矣春秋天子不親迎使公卿迎之祭公逆王后於紀莒靖公逆王后於齊是也諸侯則親迎或有故若疾病及越境未便則遣大夫迎之莊公如齊逆女為親迎公子翬如齊逆女為遣迎是也大夫以下則無不親迎者雖越境亦然鄭忽娶於陳陳公子圍娶於鄭襄仲娶於莒莒慶齊高固娶於齊皆親迎是也

蕙田案毛大可昏禮辨正以儀禮家禮為非是語多不經不足置辨唯論問名一條稍有發明以厲為贅物攝盛原本朱子語而考證親迎一條詞亦簡括故附存之

右宋昏禮

遼史聖宗本紀統和元年二月以皇女長壽公主下嫁國舅宰相蕭婆項之子吳留

禮志公主下嫁儀選公主諸父一人為昏主凡當與者媒者致詞之儀自納幣至禮成大略如納后儀擇吉日詰旦媒者趣尚主之家詣宮竢皇帝皇后御便殿率其族入見進酒訖命皇族與尚主之族相偶飲翼日尚主之家以公主及壻率其族入見致宴於皇帝皇后獻贐送者禮物訖朝辭賜公主青幰車二螭頭蓋部皆飾以銀駕馳送終車一車樓純錦銀螭懸鐸後垂大氈駕牛載羊一謂之祭羊擬送終之具至覆尸儀物咸在賜其

晉朝四時襲衣鞍馬凡所須無不備選皇族一人送至其家　親王女封公主者昏儀倣此以親疎爲差降

聖宗本紀統和四年九月丙寅朔皇太妃以上納后進衣物駝馬以助會親頒賜戊寅内外命婦進會親禮物辛巳納皇后蕭氏

禮志皇帝納后之儀擇吉日至日后族畢集詰旦后出私舍坐於堂皇帝遣使及媒者以牲酒饗餼至門執事者以告使及媒者入謁再拜平身立少頃拜進酒於皇后次及后之父母宗族兄弟酒徧再拜納幣致詞再拜訖后族皆坐惕隱夫人四拜請就車后辭父母伯叔父母兄各四拜宗族長者皆再拜皇后升車父母飲后酒致戒辭徧及使者媒者送者發軔伯叔父母兄飲皇后酒如初教坊遮道贊祝后命賜以物后族追拜進酒遂行將至宮門宰相傳勅賜皇后酒徧及送者既至惕隱率皇族奉迎再拜皇后車至便殿東南七十步止惕隱夫人請降車負銀罌捧縢履黄道行後一人張羔裘若襲之前一婦人捧鏡却行置鞍於道后過其上乃詣神主室三拜南北向各一拜酹酒向謁者一拜起居訖再拜次詣舅姑御容拜奠酒選皇族諸婦宜子孫者再拜之授以罌縢詣諸帝御容拜奠酒神賜襲衣珠玉珮飾拜受服之后姊若妹陪拜者各賜物皇族迎者后族送者徧賜酒皆相偶飲訖后坐別殿送后者退食於次媒者傳旨命送后者列於殿壯竣皇帝即御座選皇族尊者一人當與坐主昏禮命執事者徃來致辭於后族引后族之長率送后者升當御座皆再拜又一人少進附奏送后之詞退復位再拜后族之長及送后者向當與

者三拜南北向各一拜后族之長跪問聖躬萬福再拜復奏送后之辭又再拜當輿者輿婇者行酒三周命送后者再拜皆坐終宴翼日皇帝晨興詣先帝御容拜奠酒訖復御殿宴后族及羣臣皇族后族偶飲如初百戲角觝戲馬較勝以為樂又翼日皇帝御殿賜后族及贐送后者各有差受賜者再拜進酒再拜皇帝御別殿有司進皇后服飾之籍酒五行送后者辭訖皇族獻后族禮物后族以禮物謝當輿者禮畢

（國語解拜輿禮凡納后即族中選尊者一人當輿而坐以主其禮為之輿始送后者拜而致敬故云拜輿禮）

聖宗本紀太平八年六月權北院大王耶律郭留奏今歲十一月皇太子納妃諸族備會親之帳詔以豪盛者三十户給其費十一月丙申皇太子納妃蕭氏

興宗本紀重熙十六年定公主行婦禮於舅姑儀

金史太宗本紀天輔元年夏五月詔自收寧江州以後同姓為昏者杖而離之

太宗本紀天會五年四月詔曰合蘇館諸部與新附人民其在降附之後同姓為昏者離之

八年五月禁繼父繼母之男女無相嫁娶

十四年四月詔諸良人知情嫁奴者聽如故為妻其不知而嫁者去住悉從所欲

海陵本紀天德二年十一月命庶官許求次室二人百姓亦許置妾

世宗本紀大定九年正月制漢人渤海兄弟之妻服闋歸宗以禮續昏者聽

十七年正月詔朝官嫁娶給假三日不須申告十二月戊辰以渤海舊俗男女昏娶多不以禮必先攘竊以奔

詔禁絶之犯者以姦論

章宗本紀明昌元年十月制民庶聘財爲三等上百貫次五十貫次二十貫

承安五年三月戊辰定妻亡服内昏娶聽離制辛巳定本國昏聘禮制七月癸亥定居祖父母喪昏娶聽離法十二月辛丑詔宮籍監户百姓自願以女爲昏者聽

泰和五年六月丁酉制定本朝昏禮

六年十一月乙酉詔屯田軍户與所居民爲昏姻者聽

元史順帝本紀至元六年七月禁色目人勿妻其叔母十一月甲寅監察御史世圖爾言宜禁荅失蠻回回主吾人等叔伯爲昏姻

明史禮志天子納后儀昏禮有六天子惟無親迎禮

右遼金元昏禮

晉以來皆遣使持節奉迎明興諸帝皆即位後行冊立禮正統七年英宗大昏始定儀注凡納采問名前期擇日遣官告天地宗廟至期設御座制案節案鹵簿綵輿中和大樂如儀禮部陳禮物於丹陛上及文樓下質明四拜執事舉制案節案由中門出禮物隨之俱置丹陛中道傳制官宣制曰茲選某官某女爲皇后命卿等持節行納采問名禮正副使四拜駕興舉制節案由奉天門中門出正副使取節及制書置綵輿中儀仗大樂前導出大明門釋朝服乘馬行詣皇后第第中設使者幕次於大門外左南向設香案於正堂設制節案於南別設案於壯使者至引禮導入幕次執事官陳禮物於正堂使者出次奉制書於案禮官先入立於東主昏朝服

出立於西禮官曰奉制建后遣使行納采問名禮引主昏者出迎使者捧制書及節主昏者隨至堂置制書及節於案正副使分立案左右主昏者四拜詣案前跪正使取納采制宣曰朕承天序欽紹鴻圖經國之道正家爲本夫婦之倫乾坤之義寔以相宗祀之敬協奉養之誠所資惟重祇遵聖母皇太后命遣使持節以禮采擇宣訖授主昏者主昏者執事者置於北案上稍左副使取問名制宣曰朕惟夫婦之道大倫之本正位乎內必資名家特遣使持節以禮問名尚佇來聞宣訖授如前置案上稍右主昏者俯伏興執事舉表案以表授主昏者主昏者跪授正使表曰臣某伏承嘉命正使某官某等重宣制詔問臣名族臣女臣夫婦所生先臣某官某之曾孫先臣某官某之孫先臣某官某之外孫臣女今年若干謹具奏聞主昏者俯伏興退四拜使者出置表綵輿中主昏者前曰請禮從者酒饌畢主昏者捧幣以勞使者使者出主昏者送至大門外使者隨綵輿入大明門左門至奉天門外以表節授司禮監復命（明會典納采問名禮物元纁紗絲四疋元二纁二金一百兩花銀八百兩珍珠五樣紗絲八十疋大紅線羅四疋白生土紗四疋各色熟絹八十疋綿臘脂一百箇蠟臘脂二兩用金合二箇珠兒粉一十兩開合紗絲六疋木紅絹六疋珠翠花一朵羊八隻猪四口酒一百六十瓶鵝四十隻米茶二十袋圓餅一百六十箇白熟米四石白粳八十袋粟子四合栗子四合木彈四合）次納吉納徵告期傳制遣使並如前儀但納徵用元纁束帛六馬穀主等物制詞曰茲聘某官某女爲皇后命卿等持節行納吉納徵告期禮皇后第陳設如前惟更設玉帛案使者至以制書玉帛置案上六馬陳堂下執事先設皇后冠服諸物於正堂禮官入主昏者出迎執事舉玉帛案正使捧納吉納徵制書副使捧告期制書執節者捧節以次入各置於案主昏者四拜

詣案前跪正使取制書宣曰大昏之卜龜筮師士協從敬循禮典遣使持節告吉又宣曰卿女有貞靜之德稱母儀之選宜其承天地宗廟特遣使持節以禮納徵宣訖授主昏者正副使又捧圭及元纁以授主昏者俱如前儀副使取制書宣曰歲令月良吉日某甲子大昏維宜特遣使持節以禮告期宣訖授如前儀主昏者四拜使者持節出主昏者禮使者還復命如初（明會典納吉納徵告期）

其禮物元纁紵絲四段元二纁二玉穀圭一枝金龍珠翠燕冠一頂簪全燕居服素夾四件紵絲一件線羅二件銀絲紗一件大帶各色線羅四條玉革帶一條玉花采結綬一副金事件全玉佩打瑞一副金鈒花釧一雙素釧一雙金連珠鐲一箇金鈒花釧一雙素釧一雙金連珠鐲一雙首飾一副珠面花二副翠面花二副四珠葫蘆環一雙八珠環一雙排環一雙龍鳳一雙青羅鞾全珠翠花四朵珠兒粉十兩螺鈿脂二兩金鑲合香一串一副金八百兩花銀二千六百兩寶鈔二千錠白綿五十斤五樣珍珠二十八兩紵絲八十疋銀絲紗八十疋素線羅八十疋大紅素線羅八疋熟綾八十疋妝花絨錦四十段白生闊上紗八疋各色熟絹二百八十疋各色衣服七十件各色緞六牀白絹臥單四條裁剩紵絲紗羅錦二束朱紅漆戧金皮箱三十對鞋服匣一座朱紅漆柳箱二對擎執宮人用衣帽等件九十六件紅綠平羅銷金衣二十四件硬翠竹葉烏紗帽二十四頂皂鹿皮靴二十四雙鈒花銀束帶二十四條馬十二匹四禮馬八匹金鞍四副開合紵絲八疋木紅熟絹八疋珠翠花一朵羊五十二隻酒三百四十瓶豬三十二口鵝六十四隻木茶六十四袋圓餅一千二百筒白麪二百四十袋膠棗四合栗子二合榛子二合木弹二合胡桃二合饗糖四合纏糖四合蓮肉纏四合杏仁纏四合砂仁纏四合次發冊奉迎所司陳設如前儀禮部陳鴈及禮物於丹陛上內官監陳皇后鹵簿車輅於奉天門外制詞曰茲冊某官某女爲皇后命卿等持節奉冊寶行奉迎禮正副使以冊寶置綵輿中隨詣皇后第至門取制書冊寶置案上禮官先入主昏者朝服出見禮官曰奉制冊后遣使持節奉冊寶行奉迎禮主昏者出迎執事者舉案前行使者捧制書及節執事者以鴈及禮物從之至堂中各置於案使者左右立主昏者四拜退立於西南女官以九龍四鳳冠褘衣進皇后內官陳儀仗於中堂前設女樂於堂下作止如常儀使者以節冊寶授司禮監官內贊導入中堂皇后具服出閤詣香案前向闕立四拜贊宣冊

皇后跪宣冊官宣訖以授皇后皇后搢圭受冊以授女官女官跪受立於西贊宣寶如宣冊儀贊出圭贊興四拜訖皇后入閤司禮監官持節出授使者報受冊寶禮畢主昏者詣案前跪正使取奉迎制宣訖授主昏者副使進鴈及禮物主昏者皆跪受如前儀主昏者與使者四拜出主昏者禮使者如初女官奏請皇后出閤自東階下立香案前四拜陞堂南向立主昏者進立於東西向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退立於西階東向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退立於西階內執事請乘輿皇后降階升輿導從出儀仗大樂前行次綵輿正副使隨次司禮監官擁導從大明門中門入百官朝服於承天門外班迎候輿入乃退皇后至午門外鳴鐘鼓鹵簿止正副使以節授司禮監復命授冊寶官捧

冊寶儀仗女樂前導進奉天門至內庭幕次司禮監以冊寶授女官皇后出輿由西階進皇帝由東階降迎於庭揖皇后入內殿帝詣更服處具衮冕后詣更服處同詣奉先殿行謁廟禮祭畢還宮（明會典發冊奉迎禮物）冊一副金寶一副冠一頂首飾一副翟服一副大衫三件紵絲一羅一紗一鞠衣繡四件霞帔各色羅繡三副裙一雙襪珍珠全駕一副雁一隻羊一十二隻酒六十瓶膠棗二合栗子二合木瓜二合胡桃二合）合巹帝更皮弁陞內殿后更衣從陞各陞座東西相向執事者舉饌案於前女官取四金爵酌酒以進既飲進饌復進酒進飯訖女官以兩巹酌酒合和以進既飲又進饌畢興易常服帝從者餕后之饌后從者餕帝之饌次日早帝后皆禮服候太后陞座帝后進座前宮人以服脩盤立於后左帝后皆四拜執事舉案至宮人以服脩盤授后后捧置於案女官舉案后隨至太后前進訖復位帝后皆四拜三日早帝冕服后禮

服同詣太后宮行八拜禮還宮帝服皮弁陞座女官導
后禮服詣帝前行八拜禮后還宮陞座引禮導在內親
屬及六尚等女官行八拜禮次各監局內官內使行八
拜禮是日皇帝御奉天殿頒詔如常儀四日早皇帝服
衮冕御華蓋殿親王八拜次執事官五拜遂陞奉天殿
百官進表行慶賀禮是日太后及皇后各禮服陞座親
王入八拜出次內外命婦慶賀及外命婦進表箋皆如
常儀五日行盥饋禮尚膳監具膳脩皇后禮服詣太后
前四拜尚食以膳授皇后皇后捧膳進於案復位四拜
退立於西南俟膳畢引出

明會典天子納后先遣官祭告天地宗廟天子臨軒
命使行六禮東宮納妃則先告廟

蕙田案明天子納后儀志稱英宗人昏始定

儀注今據會典云皆遵用舊儀而稍有損益
則是明初已有儀注矣太子納妃儀定於洪
武元年史稱凡行禮遣使持節如皇帝大昏
儀則是先有皇帝大昏儀明矣今以禮志所
載冠於皇太子親王昏禮之前庶尊卑之分
定而時次亦得其宜矣

皇太子納妃

歷代之制與納后同隋唐以後始親迎天
子臨軒醮戒宋始行盥饋禮明因之洪武元年定制凡
行禮皆遣使持節如皇帝大昏儀納采問名制曰奉制
納某氏女爲皇太子妃命卿等行納采問名禮至妃第
儐者出詣使者前曰敢請事使者曰儲宮納配屬於令
德邦有常典使某行納采之禮儐者入告主昏者曰臣
某之子昧於壺儀不足以備采擇恭承制命臣某不敢

辭儐者出告使者入陳禮物於庭宣制曰某奉詔采擇
奠鴈禮畢使者出儐者復詣使者前曰敢請事使者曰
儲宮之配采擇既詣將加卜筮奉制問名儐者入告主
昏者曰制以臣某之女可以奉侍儲宮臣某不敢辭儐
者出告使者復入陳禮奠鴈如儀宣制曰臣某奉詔問
名將謀諸卜筮主昏者曰臣某第幾女某氏出次納吉
儐者請事如前使者曰謀諸卜筮其占協從制使某告
吉儐者入告主昏者曰臣某之子憃愚懼弗克堪卜筮
云吉惟臣之幸臣謹奉典制儐者出告使者入陳禮奠
鴈如儀宣制曰奉制告吉又次納徵儐者出告使者入
陳玉帛禮物不奠鴈宣制曰某奉制告成又次請期辭
曰詢於龜筮某月某日吉制使某告期主昏者曰敢不
承命陳禮奠鴈如儀又次告廟遣使持節授冊寶儀注

悉見前又次醮戒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奉天殿百
官侍立引進導皇太子至丹陛四拜入殿東門就席位
東向立司爵以醆進皇太子跪搢圭受醆祭酒司饌以
饌進跪受亦如之興就席坐飲食訖導詣御座前跪皇
帝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率以敬皇太子曰臣
某謹奉制旨俯伏興出至丹陛四拜畢皇帝還宮皇太
子出又次親迎前一日有司設皇太子次於妃氏大門
外南向東宮官次於南東西相向至日質明東宮官具
朝服陳鹵簿鼓吹於東宮門外皇太子冕服乘輿出侍
衛導從如儀至宮門降輿升輅東宮官皆從至妃第回
輅南向降輅升輿至次降輿入就次東宮官皆就次先
是皇太子將至主昏者設會宴女至期妃服褕翟花釵
出就閤南面立傅姆立於左右主昏者具朝服立於西

階之下引進導皇太子出次立於大門之東西向儐者朝服出立於門東曰敢請事引進跪啟訖皇太子曰某奉制親迎引進受命與承傳於儐者儐者入告導主昏者出迎於大門外之西東向再拜皇太子答拜引進導皇太子入門而左執鴈者從儐者導主昏者入門而右皇太子陞東階進立於閤門戶前北向立主昏者升西階立於西東向引進跪奠鴈執鴈者以鴈進皇太子受鴈以授主昏者主昏者跪受興以授左右退立於西皇太子再拜降自東階出至次以俟主昏者不降送初皇太子入門妃母出立於閤門外奠鴈位之西南向皇太子拜訖宮人傅姆導妃出立於母左主昏者命之曰戒之戒之夙夜恪勤母或違命母命之曰勉之勉之爾父有訓往承惟欽庶母申之曰恭聽父母之言宮人傅姆

擎執導從妃乘輿出門降輿乘鳳輦皇太子揭簾訖遂升輅侍從如來儀至東宮門外降輅乘輿至閤降輿入俟於內殿門外之東西面司閨導妃詣內殿門外之西東面皇太子揖妃入行合巹禮如中宮儀又次朝見其日妃詣內殿陛下候皇帝陞座司閨導妃入北面立再拜自西階升宮人奉棗栗盤進至御座前授妃妃奠於御前退復位再拜禮畢詣皇后前奉服脩盤如上儀又次醴妃次盥饋次謁廟次見舅姑次羣臣命婦朝賀皆如儀

蕙田案明會典載皇太子六禮禮物與皇帝昏禮大致略同今不附載

親王昏禮唐制皇子納妃命親王主昏宋皆皇帝臨軒醮戒略與皇太子同明因之其宣制曰冊某氏爲某王妃納采致詞曰某王之儷屬於懿淑使某行納采禮問

名詞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筮奉制問名主昏者曰制以臣某之子可以奉侍某王臣某不敢辭納吉詞曰卜筮協從使某告吉主昏者曰臣某之子愚弗克堪卜既協之吉臣與有幸謹奉典制納徵詞曰某王之儷卜既協吉制使某以儀物告成主昏者曰奉制賜臣以重禮臣某謹奉典制請期詞曰某月日涓吉制使某告期主昏者曰謹奉命醮戒命曰往迎爾相用承厥家勗帥以敬其親迎合巹朝見盥饋並如皇太子盥饋畢王皮弁服妃翟衣詣東宮前行四拜禮東宮坐受東宮妃立受二拜答二拜王與妃至妃家妃父出迎王先入妃父從之至堂王立於東妃父母立於西王四拜妃父母立受二拜答二拜王中坐其餘親屬見王四拜王皆坐受妃入中堂妃父母坐妃四拜其餘序家人禮太祖之世皇太

子皇子有二妃

公主昏禮古者天子嫁女不自主昏以同姓諸侯主之故曰公主唐猶以親王主昏宋始不用惟令掌昏者於內東門納表則天子自爲主矣明因之凡公主出降行納采問名禮壻家備禮物表文於家庭望闕再拜掌昏者奉至內東門詣內使前曰朝恩賜室於某官某之子某習先人之禮使臣某請納采以表跪授內使內使跪受奉進內殿執鴈及禮物者從入內使出掌昏者曰將加卜筮使臣某問名進表如初內使出曰有制掌昏者跪內使宣曰皇帝第幾女封某公主掌昏者俯伏興入就次賜宴出納吉儀與納采同掌昏者致詞曰加諸卜筮占曰從吉謹使臣某敢告納徵壻家具元纁玉帛乘馬表文如儀掌昏者致詞曰朝恩賜室於某官某之子

某有先人之禮使臣某以束帛乘馬納徵請期詞曰某命臣某謹請吉日親迎日壻公服告廟曰國恩貺室於某以某臣親迎敢告將行父醮於廳隨意致戒壻再拜出至內東門內內使延入次執鴈及奉禮物者各陳於庭其日公主禮服辭奉先殿詣帝后前四拜受爵帝后隨意訓戒受命訖又四拜降階內命婦送至內殿門外公主陞輦至內東門降輦壻揭簾公主陞轎壻出次立執鴈者以鴈跪授壻壻受鴈跪進於內使內使跪受以授左右壻再拜先出乘馬還公主鹵簿車輅後發公侯百官命婦送至府壻先候於門公主至壻揭簾公主降同詣祠堂壻東公主西皆再拜進爵讀祝又再拜出詣寢室壻公主相向再拜各就坐壻東公主西進饌合巹如儀復相向再拜明日見舅姑舅姑坐於東西向公主立於西東向行四拜禮舅姑答二拜第十日駙馬朝見謝恩行五拜禮

明會典洪武元年令凡民間嫁娶並依朱文公家禮行又令男女昏姻各有其時或有指腹割衫襟爲親者並行禁止

二年凡令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昏祖父母父母俱無者從餘親主昏若夫亡携女適人者其女從母主昏若已定昏未及成親而男女或有身故者不追財禮其定昏夫作盜及犯徒流移鄉者女家願棄者聽還聘財其定昏女犯姦經斷夫家願棄者追還聘財五年無故不娶及夫逃亡過三年不還者並聽經官告給執照別行改嫁亦不追其財禮　凡招壻須憑媒妁明立昏書開寫養老或出舍年限止有一子者不許出贅如招養

老女壻者仍立同宗應繼者一人承奉祭祀家産均分如未立繼身死從族長依例議立

三年定品官昏娶

明史禮志品官昏禮周制凡公侯大夫士之昏娶者用六禮唐以後儀物多以官品爲降殺明制凡品官昏娶或爲子聘婦皆使媒氏通書女氏許之擇吉納采主昏者設賓席至日具祝版告廟訖賓至女氏第主昏者公服出迎揖賓及媒氏入鴈及禮物陳於廳賓左主右媒氏立於賓南皆再拜賓請主人曰某官以伉儷之重施於某某率循典禮謹使某納采主昏者曰某之子弗嫻姆訓既辱采擇敢不拜嘉賓主西南相向坐徹鴈受禮訖復陳鴈及問名禮物賓興詣主昏者曰某官慎重昏禮將加卜筮請問名主昏者進曰某第幾女妻某氏出

或以紅羅或以銷金紙書女之第行年歲賓辭主昏者請禮從者禮畢送賓至門外納吉如納采儀賓致詞曰某官承嘉命稽諸卜筮龜筮協從使某告吉主昏者曰某未教之女既以吉告其何敢辭納徵如納吉儀加元纁束帛亟書不用鴈賓致詞曰某官以伉儷之重加惠某官率循典禮有不腆之幣敢請納徵主昏者曰某官貺某以重禮某敢不拜受賓以函書授主昏者主昏者亦答以函書請期亦如納吉儀親迎日壻父告於禰廟壻北面再拜立父命之曰躬迎嘉偶聿爾內治壻進曰敢不承命再拜媒氏導壻之女家其日女氏主昏者告廟訖醴女如家人禮壻至門下馬就大門外之次女從者請女盛服就寢門內南向坐壻出次主昏者出迎於門外揖而入主昏者入門而右壻入門而左執鴈者從

至寢户前北面立主昏者立於户東西向壻再拜奠鴈
出就次主昏者不降迎壻既出女父母南向坐保母導
女四拜父命之曰往之女家以順爲正無忘肅恭母命
之曰必恭必戒母違舅姑之命庶母申之曰爾忱聽於
訓言母作父母蓋保母及侍女翼女出門升車儀衛導
前送者乘車後壻先還以俟婦車至門出迎於門内揖
婦入及寢門壻先升階婦從升入室壻盥於室之東南
婦從者執巾進水以沃之婦盥於室之西北壻從者執
巾進水以沃之盥畢各就座壻東婦西舉食案進酒進
饌酒食訖復進如初侍女以巹注酒進於壻婦前各飲
畢皆興立於座南東西相向皆再拜壻婦入室易服壻
從者餕婦之餘婦從者餕壻之餘明日見宗廟設壻父
拜位於東階下壻於其後主婦拜位於西階下婦於其

後諸親各以序分立其日夙興壻父以下各就位再拜
贊禮引婦至庭中北面立壻父升自東階詣神位前跪
三上香三祭酒讀祝興立於西婦四拜退復位壻父降
自西階就拜位壻父以下皆再拜禮畢次見舅姑其日
婦立堂下俟舅姑即座就位四拜保姆引婦升自西階
至舅前侍女奉棗栗授婦婦進訖降階四拜詣姑前進
服脩如前儀次舅姑醴婦如家人禮次盥饋其日婦家
備饌至壻家舅姑即座婦四拜升自西階至舅前從者
舉食案以饌授婦婦進饌執事者加七箸進饌於姑亦
如之食訖徹饌婦降階就位四拜禮畢舅姑再醴婦如
初儀

庶人昏禮禮云昏禮下達則六禮之行無貴賤一也朱
子家禮無問名納吉止納采納幣請期洪武元年定制

用之凡庶人娶婦男年十六女年十四以上並聽昏娶壻常服或假九品服婦服花釵大袖其納采納幣請期略倣品官之儀有媒無賓詞亦稍異親迎前一日女氏使人陳設於壻之寢室俗謂之鋪房至若告詞醮戒奠鴈合巹並如品官儀見祖禰舅姑醴婦亦略相準

蕙田案明祖洪武元年令凡民嫁娶準文公家禮故其儀多與家禮同今不重載

洪武四年冊開平王常遇春女爲皇太子妃禮部上儀注太祖覽之曰贊禮不用笄但用金盤翟車用鳳轎鴈以玉爲之古禮有親迎執綏御輪今用轎則揭簾是矣其合巹依古制用匏妃朝見入宮中乘小車以帷幕蔽之謁廟則皇太子俱往禮成後三日乃宴羣臣命婦著爲令

明會典洪武五年詔古之昏禮結兩姓之好以重人倫近代以來專論聘財習染奢侈宜令中書省集議定制頒行遵守務在崇尚節儉以厚風俗違者論罪如律

又令蒙古色目人氏既居中國許與中國人家結昏姻不許與本類自相嫁娶違者男女兩家抄沒入官爲奴婢其色目欽察自相昏姻不在此限

明史禮志洪武八年十一月徵衛國公鄧愈女爲秦王次妃不傳制不發冊不親迎正副使行納徵禮冠服擬唐宋二品之制儀仗視正妃稍減昏之日王皮弁服導妃謁奉先殿王在東稍前妃西稍後禮畢入宮王與正妃正坐次妃詣王前四拜復詣正妃前四拜次妃東坐宴飲成禮次日朝見拜位如謁殿謁中宮不用棗栗服脩餘並同

蕙田案此娶次妃禮歷代未行

洪武九年太祖以太師李善長子祺爲駙馬都尉尚臨安公主先期告奉先殿下嫁前二日命使冊公主冊後次日謁奉先殿又定駙馬受誥儀吏部官捧誥命置龍亭至太師府駙馬朝服拜受次日善長及駙馬謝恩後十日始請昏期二十六年稍更儀注然儀注雖存其拜舅姑及公主駙馬相向拜之禮終明之世寔未嘗行也明年又更定公主郡主封號昏禮及駙馬儀賓品秩

蕙田案儀注具前

明會典永樂四年詔北京山東等處人民流移各處趁食有將女憑媒禮嫁在處人民爲妻已生男女者保勘明白仍許完聚不必發回原籍

英宗正統四年令武職不得與所管旗軍結昏

七年定皇帝納后之禮

蕙田案納后儀注具前

十一年令雲南四川貴州所屬宣慰宣撫安撫長官司并邊夷府州縣土官衙門不分官吏軍民其男女昏姻皆依朝廷禮法違者罪之

景泰三年詔各王府庶人子女長成或無父母昏姻又無人敢與議配所在官司審察具名奏來處置

天順四年奏准宗室降爲庶人者其子女昏嫁有司每人與四表裏首飾銀二十兩猪四口羊四隻自令昏配

明史禮志成化二十二年更定皇太子昏禮凡節冊等案俱由奉天左門出皇太子親迎由東長安門出親迎日妃服燕居服隨父母家廟行禮執事者具酒饌妃飲食訖父母坐堂上妃詣前各四拜父命之曰爾往大內

夙夜勤慎孝敬無違母命之曰爾父有訓爾當奉承合
卺前於皇太子內殿各設拜位皇太子揖妃入就位再
拜妃四拜然後各升座廟見後百官朝賀致詞曰某官
臣某等恭惟皇太子嘉禮既成益綿宗社隆長之福臣
某等不勝欣忭之至謹當慶賀帝賜宴如正旦儀命婦
詣太后皇后前賀亦賜宴致詞曰皇太子嘉聘禮成益
綿景福餘大率如洪武儀

明會典弘治二年令有訐告服內成昏者如親病已危
從尊長主昏招壻納婦罪止坐主昏免離異若親死雖
未成服輒昏配仍依律斷離異

明史禮志弘治二年冊封仁和長公主重定昏儀入府
公主駙馬同拜天地行八拜禮堂內設公主座於東西
向駙馬東向座餘如前儀

明會典嘉靖二年令王府有不遵禁約擅自成昏者俱
革退另選

明史禮志嘉靖二年工科給事中安磐等言駙馬見公
主行四拜禮公主坐受二拜雖貴賤本殊而夫婦分定
於禮不安不聽

自宣德時駙馬始有教習用學官爲之正統以後令駙
馬赴監讀書習禮嘉靖六年始定禮部主事一人專在
駙馬府教習

明會典嘉靖八年題准士庶昏禮如問名納吉不行已
久止倣家禮納采納幣親迎等禮行之所有儀物二家
俱無過求

二十八年題准王府擅自擇選繼室已經革封者其所
生子女照革爵庶人所生例不許請乞封號以後違例

擅昏者視此

明史禮志凡選駙馬禮部榜諭在京官員軍民子弟年十四至十六容貌齊整行止端莊有家教者報名司禮內臣於諸王館會選不中則博訪於畿內山東河南選中三人欽定一人餘二人送本處儒學充廩生崇禎元年教習駙馬主事陳鍾盛言臣教習駙馬華永固駙馬黎明於府門外月臺四拜云至三月後則上堂上門上影壁行禮如前始視膳於公主前公主飲食於上駙馬侍立於旁過此方議成昏駙馬饋果餚書臣公主答禮書賜皆大失禮夫既合巹則儼然夫婦安有拜跪數月稱臣侍膳然後成昏者會典行四拜於合巹之前明合巹後無拜禮也以天子館甥下同隸役豈所以尊朝廷帝是其言令永固即擇日成昏

慈田案公主下嫁人倫攸係風化所關歷代以來未有跪拜數月稱臣侍膳如明之甚者原其始皆因一二驕縱踰禮勛戚之家視爲畏途遂乃下選庶姓出身既微又皆起自內臣之力多方挾制以致凌夷若此昏禮之壞可勝言哉

右明昏禮

淮陰吳玉搢校字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五十六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編修嘉定錢大昕參校
太子太保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嘉禮二十九

饗燕禮

蕙田案周禮大宗伯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賈疏饗禮烹太牢以飲賓獻依命數在廟行之燕禮其牲狗行一獻四舉旅降脫屨升堂無算爵以醉爲度行之在寢成十二年左傳晉郤至曰饗以訓恭儉燕以示慈惠宣十六年定王曰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周禮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享則有殽烝杜注享有體薦設几而不倚爵

盈而不飲殺乾而不食燕則折俎相與共食
孔疏王爲公侯設饗則半解其體而薦之爲
不食故不解折燕禮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即
殺烝其物解折使可食又饗則君親獻燕則
不親獻此饗與燕之別也而饗之禮有三天
子享元侯一也兩君相見二也凡饗賓客三
也詩小雅彤弓覲禮饗禮乃歸周禮掌客三
饗壹饗大行人饗禮九獻七獻五獻郊特牲
大饗尚腥脩此天子享諸侯之大饗襄四年
左傳穆叔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是也仲
尼燕居言禮有九大饗有四兩君相見揖讓
而入門入門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舞
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坊

記大饗廢夫人之禮是兩君相見之大饗成
十二年左傳晉卻至曰世之治也諸侯間於
天子之事則相朝於是乎有饗宴之禮是也
左傳僖十二年齊侯使管夷吾平戎於王王
以上卿之禮饗管仲三十年周公閱來聘饗
有昌歜形臨襄二十九年范獻子來聘公享
之昭二年韓宣子來聘公享之等是凡饗賓
客之大饗也饗禮以天子饗元侯爲正兩君
相見次之若殺烝之饗不得謂之大饗矣天
子之大饗有等數周禮掌客凡諸侯之禮上
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三饗再食再燕子男
壹饗壹食壹燕大行人上公之禮廟中將幣
三享王禮再祼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諸

侯之禮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裸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諸子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裸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是也鄭注饗設盛禮以飲賓賈疏云盛禮者以其饗有食有酒兼燕與食故云盛禮是燕不得為饗而饗亦有則又兼燕與食矣考之禮惟諸侯燕其臣及公食大夫之禮見於儀禮而饗禮久亡今以散見於周禮傳記者類而輯之以著於燕禮之前而以儀禮及左傳所載春秋饗宴之禮及後世史事附焉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注賓客謂朝聘者）（疏饗燕謂大行人云上公三饗三燕侯伯再饗再燕子男一饗一燕饗烹大牢以飲賓獻依命數在廟行之燕者其牲狗為度行之在寢此謂朝賓若聘客則皆一饗其燕與時賜無數是親四方之賓客也）

秋官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之等數凡諸侯之禮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三饗再食再燕子男壹饗壹食

春秋宣公十六年左氏傳王享有體薦（注享則半解其體而薦之所以示共儉）（疏王為公侯設享則半解其體而薦之所以示共儉也宴為不食故不解折所以示共儉也）宴有折俎（注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也）（疏侯設宴禮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即殽烝是也其物解折使皆可食共食敬之所以示慈惠也其宴飲殽烝其數無文若祭祀體解案特牲饋食禮有九體則肩一臂二臑三肫四胳五正脊六橫脊七長脇八短脇九此謂士禮也若大夫禮則十一體加脡脊代脇其諸侯天子無文或同十一）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注公謂諸侯）（疏諸侯親來則為之設享又設燕也享用體薦燕用折俎若是乎有折俎以示容合好將安用全烝王公立飫亦用折俎是王室待賓之禮也周語說此甚詳全其牲體而升俎謂之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享則有而升於俎謂之殽烝此傳略而為文猶是彼意故注皆取彼解之）

成公十二年左氏傳晉郤至曰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

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饗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注享有體薦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酸乾而不食所以訓共儉宴則折俎相與共食）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注言宴享結好鄰國所以捍蔽其民）

蕙田案饗禮之大者有二秋官掌客及定王所言天子饗諸侯之禮卻至所言兩君相見之禮而大宗伯饗燕之禮實該之

右統論饗燕

周禮天官小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二曰賓客之聯事以法掌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

春官司几筵凡大朝覲大饗射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疏云饗食者謂王與諸侯燕禮與諸侯行饗禮之時）

與諸侯行饗禮於廟即大行人云上公三饗之屬是也

昨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筵國賓於牖前亦如之左形几（注昨讀曰酢鄭司農云國賓老臣也為布几筵於牖前元謂國賓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後言几者使不蒙如也朝者彤几聘者彫几）（疏亦如之亦如同二種席也几席雖同但上文鬼神則右几此文生人則左几也）

大司樂大祭祀設懸遂以聲展之大饗如祭祀

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及祭祀帥其屬而設筍虡陳庸器饗食亦如之

蕙田案以上大饗設几席樂器

秋官掌客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注饗諸侯而用王禮之數者以公侯伯子男盡在是兼饗之莫敵用也）（疏哀七年吳來徵百牢魯使子服景伯對曰周之王也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上公以九為節則十二者是王禮之數也云以公侯伯子男盡在是兼饗之者以經云合則時會殷同盡在於是兼饗故用十二牢也今兼饗諸侯無二相敵故云莫敵用也）

天官宰夫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法掌其牢禮

地官牛人凡饗食共其膳羞之牛
封人賓客則飾其牛牲
夏官羊人賓客共其濫羊

蕙田案以上大饗牲牢之具

天官酒正共賓客之禮酒共后之致飲於賓客之禮醫
酏糟皆使其士奉之
酒人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
漿人掌共王之六飲共夫人致飲於賓客之禮清醴醬
酏糟而奉之

蕙田案注疏謂禮酒王所致酒王致酒后致飲又云禮酒饗燕之酒王不親饗而使人各以其爵致之是不饗則致於其館親饗則陳之於廟可知

又案以上大饗酒醴之具

春官小宗伯辨六彝之名物以待賓客注待者有事則給之疏司尊彝唯為祭祀陳六彝六尊不見為賓客陳六尊此兼言賓客則在廟饗賓客時陳六尊亦依祭祀四時所用唯在野外饗不用祭祀之尊故左傳云犧象不出門也若然則上六彝亦為賓客而辨之
典瑞裸圭有瓚以祼賓客注爵行曰祼疏以祼賓客則大行人云上公再祼侯伯一祼之等是也云爵行曰祼者此周禮祼皆據祭而言至於生人飲酒亦曰祼故投壺禮云奉觴賜灌是生人飲酒爵行亦曰祼也
玉器而奉之注玉器謂祼圭之屬疏凡賓客謂再祼之等奉之者送向所行禮之處也
鬱人掌祼器凡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疏賓客祼
大行人云公再祼之等是也和鬱鬯陳於廟中饗賓客之處也

凡賓客之事共其

蕙田案以上大饗祼具

天官外饔掌祭祀之割亨共其脯脩刑膴陳其鼎俎實
之牲體魚腊凡賓客之饗食之事亦如之
獸人凡賓客共其死獸生獸

獻人　凡賓客共其魚之鱻薨
腊人　凡賓客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
地官川衡賓客共川奠
澤虞賓客共澤物之奠
場人　賓客共其果蓏
天官凌人　賓客共冰
春秋昭公四年左氏傳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於是乎用之
周禮天官籩人賓客之事共其薦籩羞籩
醢人　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賓客亦如之
醯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醯物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醯醬之物賓客亦如之（疏賓客據饗食故之）
春秋僖公三十年左氏傳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周禮天官亨人　祭祀共太羹鉶羹賓客亦如之（疏饗食亦應有大羹故云賓客亦如之）
地官舍人　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賓客亦如之（注言實之陳之據饗食之時也）
春人　凡饗食共其食米（注饗有食米則饗禮兼燕與食也若然經云其禮兼燕與食也若然經云其食米則饗禮但供食米也）
饎人　凡賓客共其簠簋之實饗食亦如之
秋官掌客凡諸侯之禮上公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　侯伯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　子男豆二十有四鉶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

有二牲十有八皆陳

蕙田案據注疏以為饔餼之數大饗時當亦如是

禮記郊特牲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

蕙田案以上大饗陳鼎俎籩豆簠簋之具

周禮春官世婦掌女宮之禮事帥六宮之人共盥盛大賓客之饗食亦如之注比帥詔相其事同疏賓客饗食王后亦有助王禮賓之法故內宰凡賓客之禮獻瑤爵皆贊注云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覲為賓客者裸之禮亞王而禮賓獻謂王饗燕亞王獻賓也是其饗有后事也

蕙田案此條大饗內官戒具

雞人大祭祀夜呼旦以啓百官凡國之大賓客亦如之

天官閽人設門燎蹕宮門廟門凡賓客亦如之疏燭在地曰燎謂若天子百公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若今蠟燭矣對人手執者為手燭故云燭在寢皆為設門燎及蹕止行人

春秋襄公三十一年左氏傳諸侯賓至甸設庭燎

禮記郊特牲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諸侯大子也庭燎之差三十疏庭燎之百者謂於庭中設火以照燎來朝之臣夜入者因名火為庭燎也禮天子百燎王公五十侯伯子男皆公益五十侯伯子男三十

蕙田案以上大饗賓至庭燎

周禮夏官齊僕掌馭金路以賓注以待賓客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以其等為車送迎之節注節謂王乘車迎賓客及送相去遠近之數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疏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是受贄受享皆無迎法今言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者謂因此朝宗覲遇而與諸侯行饗食在廟即有乘金路迎賓與受享同司儀所云亦受饗食之禮也引之者欲見饗食迎賓之法也

春官樂師教樂儀行以鍾鼓為節注鄭司農云肆夏采薺皆樂名或曰皆逸詩謂人君行步以肆夏為節疾趨於步則以采薺為節今時行禮於太學罷書以鼓

陔為節元謂行者謂於大寢之中趨謂於朝廷然則王出既服至堂而肆夏作出路門而采薺作其反入至應門路門亦如之此謂步迎賓客王如有車出之事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尚書傳曰天子將出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太師於是奏樂 疏此王行迎賓若春夏受贄於朝無迎法若饗食在廟則與此大寢在寢則皆有迎法若然鄭此注據大寢而言則是燕時若饗食在廟則與此大寢同也先鄭云肆夏采薺皆樂名者案襄四年穆叔如晉晉侯饗之金奏肆夏杜亦云肆夏樂曲名案鐘師注九夏皆詩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從而亡以此言之肆夏亦詩篇名先鄭云或曰皆逸詩得通一義也案玉藻注齊讀如楚茨之茨此齊讀亦從茨可知云此謂步迎賓客者以其言行與趨是步行之法可知也云王如有車出之事者則經車亦如之是也但車無行趨之法亦門外有采薺門內奏肆夏

大司樂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 注大饗饗賓客也不入牲牲不入亦奏昭夏也其他謂王出入賓客出入亦奏王夏肆夏 疏大饗謂饗諸侯來朝者此經云大饗與郊特牲大饗尚瑕脩為一物言不入牲謂饗亦在廟其祭祀則君牽牲入殺今大饗諸侯其牲在廟門外殺因即烹之升鼎乃入故云不入牲也鄭知此大饗是饗賓客者以其不入牲若祭祀大饗牲當入故知饗賓客諸侯來朝者也其他謂王出入賓客出入亦奏王夏肆夏者則據賓客與尸同奏肆夏案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又云其出入奏肆夏與此大饗賓出入肆夏同而破肆夏為陔夏者彼鄭注大饗為祫祭先王祭未有燕而飲酒有賓醉之法與鄉飲酒賓醉而出奏陔夏同故破肆夏為陔夏此大饗饗諸侯來朝則左傳云饗以訓共儉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獻依命數賓無醉理故賓出入奏肆夏與尸出入同也

鐘師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 注杜子春曰肆夏詩也春秋傳曰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不敢與聞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渠思文也肆遂也夏大也言遂於大位謂王位也故時邁曰肆於時夏允王保之繁多也遏止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元謂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福祿止於周之多也故執競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福祿來反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元謂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 疏引國語者歌詩尊卑各有別若天子享元侯升歌大雅合小雅享臣子歌小雅合鄉樂若兩元侯自相享與天子饗已同五等諸侯自相享亦與天子饗臣子同燕之用樂與饗同故燕禮燕臣子升歌鹿鳴之等三篇襄四年晉侯享穆叔為之歌鹿鳴云君所以嘉寡君是宴饗同樂也云所謂三夏矣者即上引春秋肆夏三不拜三是三夏故云三夏呂叔玉云是子春引之者子春之意與叔玉同三夏並是在周頌篇故以時邁執競思文三篇當之後鄭不從者見文王大明緜及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皆舉現在詩名及肆夏繁遏渠篇中義意故知義非也元謂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者以其大而四年晉侯享穆叔奏肆夏與文王鹿鳴同時而作以類而言文王鹿鳴等既是詩明肆夏之三亦是詩也肆夏既是詩則九夏皆詩篇名也云頌之族類也者九夏並是頌之族類也云此歌之大者以其皆稱夏也云載在樂章也在樂章者此九夏本是頌以其大而配樂歌之則為樂章載在樂章也

鎛師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亦如之 疏饗食謂饗食來朝諸侯

禮記仲尼燕居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而縣興（注大饗謂鐘磬興而動作謂金奏作也）（疏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者諸侯來朝者也縣興金作也）入門而金作示情也（注金性內明象人情也）

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注賓朝聘者易和悅也）（疏案大射禮主人納賓是己之臣子又無王事之勞故賓入不奏肆夏賓入及庭公升即席乃奏肆夏燕禮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此是已之臣子有王事之勞賓及庭而奏肆夏也以大射禮燕禮而言此云賓入大門也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者樂主和易今奏此肆夏大樂者示主人和易嚴敬於賓也）

國語魯語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

春秋襄公四年左氏傳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注周禮以鐘鼓奏九夏其二曰肆夏一名繁三曰韶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名渠蓋擊鐘而奏此三夏曲元侯歌肆夏則其餘諸侯不得用肆夏當歌文王與兩君相見同也然則兩元侯也不歌肆夏辟天子也）文王兩君相見樂（疏案大射燕禮兩君相見升歌清廟謂元侯也諸侯來朝乃歌文王遣臣來聘必不得同矣當歌鹿鳴也）

陸氏德明曰國語云金奏肆夏繁遏渠杜遂分為三夏之別名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

禮記郊特牲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注僭諸侯）（疏案大射禮公升即席奏肆夏燕禮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亦僭諸侯此謂納賓樂也若登歌下管正樂則天子用三夏以饗元侯元侯相饗亦得用之）

薑田案以上饗禮迎賓賓入

詩小雅彤弓彤弓詔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箋大飲賓曰饗一朝猶早朝）（疏饗者烹大牢以飲賓是禮之大者故曰大飲賓曰饗謂以大禮飲賓是其禮盛也言一朝者言王殷勤於賓早朝而即行禮故云一朝猶早朝以燕如至夜饗則如其獻數禮成而罷故以朝言之昭元年左傳云鄭饗趙孟禮終乃燕是饗不終日也）

周禮秋官掌客王合諸侯而饗禮九獻諸侯長十有再獻大行人上公之禮饗禮五獻（注饗設盛禮以飲賓也）（疏饗禮九獻者謂後日王速賓賓來就廟中行饗饗者烹大牢以飲賓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饗以訓恭儉九獻者王酌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酬賓酬後更八獻是為九獻云饗設盛禮以飲賓也者云盛禮者以其饗有食有酒兼燕與食故云盛禮也）之禮饗禮九獻諸侯長十有再獻諸子天子天子賜之禮太牢（疏謂諸侯朝天子天子賜之禮

大牢

大饗尚腶脩而已矣注亦不饗味也此大饗饗諸侯也疏謂諸侯行朝享及灌以後而天子饗燕食之也若上公則三饗三食三燕若侯伯則再饗再食再燕若子男則壹饗壹食壹燕也其行饗之時雖設大牢之饌於時先設腶脩於筵前然後明不饗味之義

周禮夏官大司馬饗食羞牲魚授其祭注祭謂賓所以祭也疏饗食謂諸侯來朝行之在廟皆羞進

魚牲

春秋昭公五年左氏傳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注言務行禮疏朝聘之禮有設机進爵之時聘義曰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是言務在行禮不敢倚机不敢飲酒也

禮記聘義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後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饑而不敢食也

蕙田案以上烹大牢尚腶脩羞牲魚獻依命數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饗之盛禮也

周禮春官大宗伯大賓客則攝而載果注載為也果讀為祼代王祼賓客以鬯君無酌臣之禮言為者攝酌獻耳拜送則王也鄭司農云王不親祼酢此再祼者有后祼則亦攝為之內宰贊之侯伯一祼而酢子男一祼不酢此皆無后祼王不親酌則皆使大宰宗伯攝而為之知代王祼賓客以鬯者見燕禮大射諸侯禮皆使大廟及賓客皆以贊賓彝而陳之云君無酌臣之禮者見燕禮大射諸侯禮皆使大夫為賓宰夫為主人是諸侯君不酌臣此大賓客遣大宗伯代祼是天子君亦不酌臣也云書為者攝酌祼耳拜送則王者以其言代而為祼即是直祼不拜案鄉飲酒禮燕禮大射賓主獻酢皆拜送其送王自為之以其恭敬之事不可使人故也

鬱人詔祼將之儀與其節凡祼事沃盥疏言凡非一若賓客則大宗伯祼鬱人沃以水盥手及洗瓚也

小宗伯凡賓客以時將瓚祼注大宗伯云大賓客則攝而載祼是也祭義云君用圭瓚灌大宗伯用璋瓚亞祼若然天子用圭瓚則后亦用璋瓚也其諸侯未得圭瓚者君與夫人同用璋瓚也疏授宗伯天子圭瓚諸侯璋瓚

天官小宰凡賓客贊祼注唯祼助宗伯疏賓客贊祼者謂諸侯來朝享既畢王禮之有贊灌酢之事也大宗伯職大賓客贊祼將注此王所以禮賓客酌鬱鬯授大宗伯載祼疏大宗伯攝而載祼

春官肆師大賓客築鬱贊祼將注將送也猶奉也賓客以時奉而授宗伯天子圭瓚諸侯璋瓚疏授宗伯者大賓客則攝而載祼是也祭義云君用圭瓚灌大宗伯用璋瓚亞祼若然天子用圭瓚則后亦用璋瓚也其諸侯未得圭瓚者君與夫人同用璋瓚也

大賓客則攝而載祼非直攝王灌兼有后灌之時大宗伯亦代后祼也

春官肆師大賓客築鬱贊祼將注此王所以禮賓客酌鬱鬯授大宗伯載祼疏大宗伯攝而載祼

則此官主以築鬱金煮之和鬯酒也案小宰亦云賓客贊祼者容有故相代也

典瑞裸圭有瓚以祼賓客

蕙田案周禮大行人所稱上公再祼而酢侯伯壹祼而酢子男壹祼不酢謂朝覲之日三享既畢王乃以饗燕之酒禮賓也其禮上公則大宗伯代王酌圭瓚授賓王拜送爵小宰贊之是爲壹祼大宗伯又代后酌璋瓚授賓后拜送爵內宰贊之是爲再祼賓乃酌王爵以酢大宰贊王受之是爲再祼而酢若侯伯子男則有王祼無后祼故云壹祼但侯伯有祼有酢子男有祼不酢其爵愈卑不敢與王爲禮也覲禮不及禮賓之節其當在肉袒請事之後與覲享與大饗皆在廟以神明臨之故獻必先祼周禮內宰疏云后之祼者饗燕亦與焉是也饗禮之祼經無明文以禮賓之節推之上公九獻則王一獻后亞獻皆祼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則惟王祼而已王祼用圭瓚惟上公及諸侯之賜圭瓚者耳其餘皆以璋瓚祼也記云獻之屬莫重於祼大饗者賓客之大禮其十二獻九獻七獻與事神同亦必有祼明矣周禮所載賓客之祼事注疏皆以禮賓當之而不及大饗似尚未備

詩小雅彤弓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

（案右之者主人獻之賓受爵奠於薦右既祭俎乃席末坐卒爵之謂也疏云主人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筵前受爵反位膳宰薦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於薦右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於俎坐挩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卒酒此鄭略其事故言之謂右之者即此燕禮所言奠於薦右之謂也彼卒酒即此卒爵爵即酒也鄭以下言醻之爲醻賓故此右之爲當薦右是言之可以明主之獻賓故作者舉以表之）

周禮天官內宰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注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覲爲賓客）

者祼之禮亞王而禮賓獻謂王饗燕亞王獻賓也瑤爵所以亞王酬賓也坊記曰陽侯殺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　疏云祼者謂行朝覲禮訖即行三享之禮享訖乃賓於户牖之間獻謂饗燕賓客后亦助王獻賓瑤爵謂王饗燕酬賓時后亦助王酬賓皆贊助於后也鄭知賓客是二王之後者見大行人上公再祼王先一祼次后再祼但祼時大宗伯代后至於拜送則后則内宰亦贊后拜送爵云祼之禮亞王而禮賓者案聘禮有以醴禮賓之言故鄭依而言之若據大行人則云祼也云獻謂王饗燕亞王獻賓也者后之祼者饗燕亦與焉案大行人云三饗三食三燕無飲酒之禮唯有饗燕耳饗者亨大牢以飲賓立行禮在廟獻依命數爵盈而不飲饗燕皆有獻賓酬賓后亦助王獻賓酬賓之事内宰皆贊后也

太宰大朝覲會同贊王爵（注）王爵王禮諸侯之酢爵其禮之於阼階上（疏）大行人云上公再祼而酢侯伯一祼而酢子男壹灌不酢灌用臭也者此亦明貴氣之禮家宰贊王受之故云贊王爵言其禮之於阼階上者當依賓主之禮案燕禮主君在阼賓在户牖之間故知禮之王在阼階上也

禮記郊特牲諸侯爲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疏）灌猶獻也謂諸侯來朝在廟中行三享竟然後天子以鬱鬯酒灌之也故大行人云上公之禮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而酢侯伯壹灌而酢子男壹灌不酢灌用臭也者此亦明貴氣之禮

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疏）此大饗謂諸侯相朝主君饗賓賓主俱是諸侯皆設三重之席而受酢

詩小雅彤弓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醻之（箋）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飲而酌賓謂之醻（疏）案燕禮賓既受獻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賓以虛爵降賓坐取觚奠於篚下盥洗卒盥揖升酌以酢主人於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又曰遂卒爵是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也又曰主人盥洗升媵觚於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賓降筵北面答拜主人坐祭遂飲又曰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受爵於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奠於薦東是主人又飲而酌賓曰醻也

禮記仲尼燕居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疏）揖讓而升堂堂而樂闋者賓至庭樂作及階揖讓升堂主人獻賓賓卒爵而樂闋是大饗之一也又於此之後賓酢主君而縣興主君飲畢而樂闋是大饗之二也鄭注所謂金再作是也

郊特牲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疏）卒爵而樂闋者賓至庭樂作及至主人獻爵賓受爵啐酒拜告旨而樂止賓飲訖酢主人主人受酢畢主人獻公而樂作公飲卒爵而樂止是卒爵而樂闋也此卒爵謂兼賓及主君也依大射禮主人受酢不作樂若其饗時主君親獻賓賓親酢主君賓主俱作樂也孔子屢歎之者孔子見禮入門而縣興卒爵而樂闋數數歎美此禮善其和易恭敬之義

周禮春官樂師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鍾鼓（注）小事小祭祀之事（疏）謂王用樂之事**凡國則告備**（注）元冕所祭皆有鐘鼓樂師令之**凡樂成**（疏）云成所奏一竟者竟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是也又云燕禮者欲見彼諸侯燕禮大師告於樂正樂正告於賓與君此天子祭禮亦太師於樂師告備如是者六則六成餘八變九變亦然故鄭引詩簫韶九成為證也又云燕師告備也

詔來瞽皐舞（注）詔來瞽詔眡瞭扶瞽者來入樂師乃告王也　疏扶工鄭司農云告當相瞽師者言當罷也瞽師盲者皆有相道之者鄭見儀禮扶工者皆稱相以其瞽人無目而稱工故云令眡瞭扶工也

令相（注）令眡瞭也皐之言號告國子當舞者**舞**（疏）**饗食**

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鐘鼓令相如祭之儀（疏言如祭之儀者非直序樂令鐘鼓）
令相其中詔來
瞽等皆如之

禮記郊特牲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疏奠酬而工升歌據大射禮獻卿之後大夫媵觶於公所謂酬也公奠置此酬而未舉於時工升歌也或可饗時主君親酬賓賓初奠酬薦東於時即工升歌也發德也者所以奠酬升歌歌詠其詩發明賓主之德）

周禮春官大師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大饗亦如之（疏此大饗謂諸侯來朝即大行人上公三饗侯伯再饗子男一饗之類其在廟行饗之時作樂與大祭祀同亦如上大祭祀帥瞽登歌下管播樂器令奏皆同故云亦如之凡祭祀大饗及賓射升歌下管一皆大師令奏小師佐之其鐘鼓則大祝令奏故大祝云膚鬃逆尸令鐘鼓侑亦如之若賓射及饗鐘鼓亦當大祝令之與祭祀同也）

小師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大饗亦如之（疏其大饗饗諸侯之來朝者）

眡瞭賓射皆奏其鐘鼓（注擊朄以奏之其登歌大師自奏之）

鐘師凡祭祀饗食奏燕樂（注以鐘鼓奏之）（疏饗食謂與諸侯行饗食之禮在廟故與祭祀同樂故連言之知以鐘鼓奏之者以其鐘師奏九夏用鐘鼓故知此燕樂亦用鐘鼓奏之可知也）

笙師凡祭祀饗射共其鐘笙之樂（注鐘笙與鐘聲相應之笙）

韎師掌教韎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注舞之以東夷之樂）大饗亦如之

旄人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

籥師掌教國子舞羽籥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則亦如之（疏亦鼓之以羽籥之舞與祭祀同以其俱在廟故樂亦同也）

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歛而歌之燕亦如之

司干掌舞器舞者既陳則受舞器既舞則受之賓饗亦如之

禮記仲尼燕居下管象舞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升歌清廟示德也

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注）下謂堂下也象舞武舞也夏籥文舞也序更也堂下吹管舞文武之樂更起也示德相示以德也清廟頌文王之德示事也相示以事也象武武王之大事也（疏）下管象武者謂升歌清廟堂下管中吹象武之曲但此下管象武之上少升歌清廟之一句夏籥序興者夏籥謂大夏文舞之樂以象武次序更遞而興於是陳列羽俎次序禮樂備具百官從夏籥序興至此重贊揚在上之事如此升歌清廟頌文王之德故云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者象謂武王伐紂之樂事謂王業之大事故下管象武示王業之事也

禮記郊特牲孔疏皇氏又云襄四年左氏傳云三夏天子所以饗元侯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燕禮歌鹿鳴合鄉樂凡合樂降於升歌一等王饗燕元侯升歌三夏三夏即頌合樂降一等即合大雅也元侯自相饗亦歌頌合大雅故仲尼燕居兩君相見歌清廟是也侯伯子男相見既歌文王合鹿鳴也準約元侯則天子饗燕侯伯子男亦歌文王合鹿鳴也諸侯燕臣子歌鹿鳴合鄉樂燕禮是也其天子燕在朝臣子工歌鹿鳴合鄉樂故鄭作詩譜云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是也升歌合樂所以異者案鄉飲酒禮及燕禮工升自西階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歌訖笙入立於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奏訖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間歌訖乃合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間者謂堂上堂下一歌一吹更遞而作合者上下之樂並作此其所以異也皇氏云此經卒爵樂闋之義主人受酢之時不作樂今案大射禮宰夫爲主人受酢之時作樂皇氏說非也皇氏又云卒爵而樂闋作樂三闋也一是賓飲畢樂闋也二是主人受酢飲畢樂闋也三是賓奠酬之後工升歌畢將旅酬之時樂闋也今案此經初云入門

而奏肆夏次云卒爵而樂闋下云奠酬而工升歌所陳之事依先後次第則樂闋之中不得并數奠酬升歌樂闋也且工升歌之後則有笙入奏南陔之等及間歌合樂無樂闋之文何得卒爵樂闋之中數之爲三闋皇氏非也案鐘師九夏皆夏文在下而南本納夏獨夏又在上其義疑也皇氏云天子燕饗已之臣子與燕合諸侯同歌文王合鹿鳴今案詩譜云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歌鹿鳴合鄉樂皇說非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者解所以不升堂之義也匏笙也竹篪笛也歌是人聲人聲可貴故升之在堂匏竹可賤故在下然瑟亦升堂者瑟工隨歌工故也

蕙田案疏論升歌合樂特詳故附載之

又案以上大饗祼獻酬升歌合樂

禮記禮器琥璜爵（注琥璜爵者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以此玉將幣也疏天子饗諸侯或諸侯自相饗行禮至酬酒時則有幣將送酬爵又有琥璜之玉將幣故云琥璜爵也崔氏云諸侯貴者以琥賤者以璜則公侯用琥伯子男用璜也）

陳氏禮書食有侑食故有侑幣饗有酬爵故有酬幣聘禮公於賓若不親食使大夫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亦如之大夫於賓若不親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春秋之時秦后子享晉侯歸取酬幣終事八反魯侯享范獻子荘叔執幣是饗有酬幣也禮器琥璜爵鄭氏以爲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之禮又王饗號公晉侯皆玉五瑴馬三匹是天子饗諸侯諸侯相饗酬幣用玉也諸侯食大夫大夫相食以皮帛束錦則侑幣固有差矣酬幣亦謂之侑侑幣不謂之酬故春秋傳享醴皆曰宥以侑者勸酬之通名也

蕙田案以上大饗酬酒時侑幣

周禮春官肆師饗食授祭(注)授賓祭肺(疏)饗者烹大牢以飲賓獻云授祭者祭謂祭先造食者案膳夫依命數食者亦烹大牢以食賓舉依命數云授賓祭肺也必先祭肺者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肺周所祭故知祭者祭肺也

(王氏詳說)享用太牢食用太牢鄭氏以授祭為祭肺惜其說不廣也既曰祭食祭所先進又曰殷之敘徧祭之所謂夕祭牢肉是已

鄭氏鍔曰待以饗食之盛禮賓客當祭肆師授之以所祭之品王食則膳夫授祭饗食賓客則使肆師授之為佐擴以待賓客

蕙田此條大饗授祭

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注)加爵之豆籩(疏)鄭知加籩豆特牲少牢食後三獻為正獻其後皆有加爵今天子禮以尸既食后亞獻尸為加此時薦之故云加爵之豆籩者以其食後稱加也及以樂徹則佐傅豆籩(注)佐傅王后籩豆(疏)外宗佐王后籩豆即臨入籩人加豆加籩之實是也賓客之饗食亦如之

樂師及徹帥樂士而歌徹(注)樂士國子也鄭司農云謂將徹之時自有樂故帥樂士而歌徹无謂徹者歌雍雍在周頌臣工之什

小師徹歌(注)於有司徹而歌雍

天官膳夫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胙俎(注)膳夫親徹胙俎胙俎最尊也其餘則其屬徹之賓客食而王有胙俎王與賓客皆食於廟賓在戶牖之間王在阼階上各有見於此矣(疏)賓客食則王與賓客豐食於廟賓在戶牖之間王在阼階上各有饌皆設俎故亦有胙俎皆膳夫親徹其餘羞非王胙俎則其屬徹之可知云王與賓客豐食者以賓客與祭祀同科故知是禮食非是凡平燕食案公食大夫主君與聘大夫禮食賓前有食君前無食退侯於廟今此天子與諸侯禮食于前有食俎者天子於諸侯禮異於諸侯與聘大夫故王前有俎云主人飲食之俎皆為胙俎見於此矣者案特牲少牢主人之俎雖為胙俎自是祭祀不兼賓客此則祭祀賓客俱有故云主人飲食之俎皆為胙俎見於此飲據祭祀食據賓客故雙言之也

禮記仲尼燕居行中規旋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注)雍振羽皆樂章也振羽振鷺詩亦樂章名也言禮畢通徹器之時歌振鷺也

禮記雜記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注)既饗歸賓俎所以厚之也(疏)大饗賓客既畢主人卷斂三牲俎上之肉歸於賓館

蕙田案以上饗禮徹歌客出歸賓俎

儀禮覲禮饗禮乃歸（注）禮謂食燕也王或不親以其禮幣致之略言饗禮互文也（疏）以此文為互則饗食燕皆有酬幣侑幣是以掌客職三饗三食三燕云云即云若弗酬則以幣致之

蕙田案此王不親饗致幣

右饗禮

禮記坊記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注）交爵謂相獻酢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注）同姓也其國未聞故大饗廢夫人之禮（注）大饗饗諸侯來朝者也夫人之賓是繆侯及夫人共出饗賓陽侯是繆侯同姓之國見繆侯夫人之美乃殺繆侯而取其夫人反篡其國而自立故大饗廢夫人之禮不使夫人得預其禮也以此言之則陽侯以前大饗夫人出饗鄰國之君得有男女交爵此云非祭男女不交爵者謂飲伯子男及卿大夫士祭乃交爵若王於上公及上公相饗時后與夫人亦男女交爵與祼同也自陽侯殺繆侯後后夫人獻禮遂廢並使人攝也

右饗變禮

郊特牲大夫而饗君非也（注）其饗君由強臣富也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作階不敢有其室也（注）明饗君非禮也（疏）春秋之時有諸侯饗天子故莊二十一年鄭伯享王於闕西辟樂備亂世非正法也

右饗失禮

淮陰吳玉搢校字